論唐代尚書省之職權與地位

嚴　耕　望

目　次

約　論
上：前期尚書省之職權及其在行政系統中所居之地位
（一）都省六部分職之概況
（二）尚書省在行政系統中所居之地位
下：後期尚書省地位職權之轉變與墜落
（一）僕尚丞郎地位職權之消長
（二）尚書省地位職權之墜落

約　論

漢代國家政令，丞相總其綱，而九卿分掌之；尚書乃皇帝之秘書機關，非行政機關。西漢之末，尚書已漸侵宰相之權，東漢魏晉以下，權勢益隆，既奪宰相之權，兼分九卿之職，直接參預行政。經數百年之演變，至隋及唐初，則尚書令僕爲宰相正官，而六部分曹，共行國政，故尚書省爲宰相機關兼行政機關。及神龍以後，僕射雖被摒於衡軸之外，然尚書省上承君相，下行百司，爲國家政事之總樞紐，仍不失其爲國家最高行政機關之地位。然自漢季以來，尚書六部雖侵九卿之權，參預行政，而九卿亦沿置不廢，與尚書皆承君相之命，分行政務，故尚書六部與九卿之職權常至重複混淆，不能析辨。唐世亦置九寺諸監，粗觀六典兩志之文，其職務似幾盡與六部相重複（如司農太府兩寺之與戶部，太常鴻臚光祿三寺之與禮部，太僕衛尉兩寺之與兵部，太理寺之與刑部，少府將作兩監之與工部），學者不易通曉其故，易滋疑惑而生誤解。且安史亂後，制度劇變，尚書省之地位職權大見墜落，行政體系之紊亂視魏晉南北朝猶有過之。故即中唐之世，亦惟唐制專家如蘇冕等，對於前期之行政系統，對於尚書省之本來地位，尚能具體言之，瞭如指掌，一般人士則已模糊不清。不幸爲後世推重之杜佑，對於前期舊制亦無眞切之認識，不免以正在劇變中百弊叢生之當時現狀，上

嘗開元以前之舊制。後世學者既震於杜氏通典之權威，又不能通曉六典兩志之文義，於是沿誤千載，嘗議百出，或謂六部與寺監之職權重複混淆一如魏晉南北朝，或謂九寺諸監皆閒司矣。然試觀尚書六部與九寺諸監之組織：尚書都省與六部之組織極簡單，置官不過一百五十餘員，置吏不過一千一百餘人；而寺監官吏員額不下萬人，其組織較尚書六部遠爲複雜而龐大，其首長之品秩亦幾與尚書均等；若寺監之職果與尚書六部相類，均衡而重複，則寺監首長之權勢及其在政治上之地位不應低於尚書，乃事實上，卽視尚書二十四司之郎中（五品）亦遠有遜色，何耶？若謂寺監爲閒司，姑無論何以任其組織龐大如此，而國家大政亦決非尚書省一百五十餘員之官，一千一百餘人之吏，所能集辦。由此觀之，六部與寺監之職權，似同實必不同，而寺監亦決非閒司，可斷言矣。

然則尚書六部與九寺諸監之職權所異何在？彼此間有無相聯之關係歟？此則所極當解決者。

余嘗就六典兩志敍六部與寺監職掌之文，愼思精析，發現戶部與司農太府兩寺雖皆掌財計，禮部與太常鴻臚光祿三寺雖皆掌禮樂，兵部與太僕衛尉兩寺雖皆掌兵事與甲仗，刑部與大理寺雖皆掌刑法，工部與少府將作兩監雖皆掌繕作，然作者用字遣詞却截然不同，並時露六部與寺監間之關係；再參以朝廷制勅、唐人議論、敦煌殘卷與日本令解徵引之唐令，則尚書六部與九寺諸監，其職掌之性質大異，而有下行上承之關係。蓋尚書六部之職是「掌政令」，以「行（君相之）制命」；而九寺諸監之職是「掌諸事」，以「行（尚書之）政令」。卽尚書六部上承君相之制命，製爲政令，頒下於寺監，促其施行，而爲之節制；寺監則上承尚書六部之政令，親事執行，復以成果申於尚書六部。故尚書六部爲上級機關，主政務；寺監爲下級機關，掌事務。六部爲政務機關，故官員不必多；寺監爲事務機關，事類叢瑣，故組織常龐雜。六部長官爲政務官，故地位特崇隆；寺監長官爲事務官，故權勢自遠遜。蘇冕謂「九寺三監各勤所守以奉職事。尚書准舊章立程度以頒之。」尚書與寺監性質地位之不同如此，蘇氏爲中唐時代研究唐制之專家，宜其有此卓識。與蘇氏同時之權德輿亦謂大農事有「恆規」，乃「守之之才」，度支「權其輕重」，必恃「通識」，此言確切說明度支與大農性質職權之不同，亦可推而廣之視爲六部與九寺諸監性質職權之共同差異。此

與近代行政學論政務官與事務官性質職權之不同，尤合若符契。前人於六典、兩志之文研讀未精，致滋疑誤耳。

九寺諸監既爲承望於尚書省之下級機關；而諸衛亦文屬於兵部，故蘇氏以與寺監並列，而屢次議革諸衛皆委兵部，亦其旁證；至於東宮官屬亦文屬於尚書省，更明見於六典、兩志；天下州府之上隸尚書省，更不待言矣。然則唐代中外各級之行政機關如九寺、諸監、諸衛、東宮官屬以及諸道州府，縱不皆直接統轄於尚書省，然在行政上皆承受於尚書省，則無疑也。故有事皆申尚書省取裁聞奏，不能逕奏君相；君相制勅亦必先下尚書省詳定，然後下行百司；廼至京師諸司之互相關移，或有符移關牒下諸道州府者，諸道州府上京師諸司者，皆由尚書都省勾檢轉致。上下左右之公事文移畢會於尚書省而勾決發遣，或奏上之，其被「會府」「政樞」之稱宜矣。

尚書六部職權之性質，尚書六部與九寺、諸監、諸衛、東宮官屬、諸道州府之關係，以及上下公文之運行既如此，則尚書省在唐代全部行政機構中所居之地位自顯。大抵尚書六部上承君相之制命，而總其政令，於天下大政無所不綜，然直接由六部執行者則甚少。凡事屬地方性質者，則下地方政府執行之，尚書只處於頒令節制之地位。凡事屬中央性質者，小部份蓋亦最重要部份，由六部自己執行，如吏部兵部之銓選，禮部之貢舉是也；大部份則符下寺監等事務機關執行之，尚書六部亦只處於頒令節制之地位，如財計、兵政、刑獄、繕作是最顯者。故尚書省上承君相，下行中外百司，爲全國行政之總樞紐，爲政令之製頒而節制之之機關，非實地執行之機關也。（作行政系統圖見第42頁）

以上所論乃以開元時代之制度爲標準而言之。其在唐初（或當溯至隋代），所異於此者，惟僕射爲宰相正官，尚書省爲行政機關兼宰相機關，故其對於寺監及其他中外百司之首長有任免之權，是卽對於寺監等之控制權力視開元爲强；至於下行上承之行政關係則無異也。

唐人自稱立政作制師仿周官；其實唐代政府之官司組織大體與南北朝不異，「師仿周官」殊非事實。然若但就行政部門之機關組織而言，則稍近似。蓋寺監等雖與尚書六部並存，且極龐大，然皆事務機關，非政令所自出，政令所出，惟在六部，此正周禮六官之遺意矣。（此當制度演變之偶合，原非有意之模仿）。然則唐代行政制度，

形式上雖承南北朝之舊貫，有六部亦有九寺諸監，然已釐革變通，加以系統化，於是舊官不廢，而體系精神煥然一新，「化臭腐爲神奇」，此之謂矣。

以上所論乃唐初及盛唐時代之行政系統，與尚書省之地位，而盛唐時代尚書省之地位已遠較唐初爲低落。及安史亂後，尚書省各部之職權普被剝奪分割與轉移，如吏部所掌銓選之權上爲宰相所侵奪，下爲諸司諸使諸道州府所分割，兵部所掌軍政之權爲禁軍中尉及諸道藩鎮所攘奪，戶部所掌財政經濟之權爲度支鹽鐵轉運等使所分割與轉移，刑工兩部之權亦見衰落。惟禮部貢舉之權烝隆不替，然其事例由閣下權知，且與宰相中書之關係至切，而與本部尚書及都省僕丞反泝不相涉，然則其職其事形式上雖仍在禮部，事實上，亦不啻一使職矣。各部既失其權，則尚書省徒有軀殼，其在行政系統中所居之地位自大爲墜落，不復爲全國行政之眞正中樞矣。

方尚書省地位職權墜失之始也，君相尚深惜之，故代宗及德宗之初年，亂事稍平，即屢勅規復舊章，而卒無成效。其後文宗亦欲舉舊章，如恢復僕射上事儀及力謀恢復吏部銓選權，然卒亦不能行，更遑論整個尚書省之舊章矣。此其故何在？自昔一般論者，大抵皆以爲安史亂後，軍期迫促，政務紛煩，一切皆從權便，而宦官擅權，藩鎮跋扈，亦促成之。以吾觀之，宦官擅權，藩鎮跋扈，兵部軍權因而悉被剝奪，自屬莫可如何；然軍期迫促，政務紛煩之際，尚書省何竟不能因應，致使事權必爲其他機關所攘奪呼？此則所當進一步求解者。

前論唐代初年尚書省爲宰相機關兼行政機關，其時行政只尚書省與寺監百司之兩級，兩僕爲宰相正官，對於寺監百司之長官有任免進退之權，即尚書省對於寺監及其他中外百司能絕對控制，亦即無異爲直接統轄之機關，故其所頒政令之推行，既能便捷迅速，復能切實貫徹，絕無留滯之弊。及兩僕被摒於衡軸之外，尚書省之權勢大削，只爲行政機關，非復宰相機關，一切政令之製定，須上承中書門下之制命，而實際執行則仍下之寺監及其他中外百司，而自處於節制之地位，故行政體系由二級制變爲三級制，即政事之推行多一層轉折。且寺監雖在行政上承受於尚書省，亦可謂文屬於尚書省，然究非尚書省之直屬機關，其首長之品秩與各部尚書略均，其任免進退，尚書省不能干涉，是即尚書省對於寺監及其他中外百司之控制力極爲薄弱，非復唐初之舊觀，故上下之間難免不相接，政令推行之際時或有留滯，承平之世尚可因應，軍興之

後，政事既已增繁，又必期其敏速，以云開元舊制，實有周轉不靈之感。尤以戶部都領天下戶口土地財政經濟之政令，其職實當國家政事之半，軍興之後，支度浩繁十倍往昔，斷非一尚書二侍郎及四司郎中員外郎十數人高駐京輦，指揮曠遠不相接之州府所能集辦，亦非符下非直屬機關不能指揮自如之司農太府所能集辦。度支鹽鐵轉運等使對上直承君相之制命，製爲政令，指令遍佈京師四方之直屬機構，爲之施行，故政令之推行，能貫徹，能迅速，其運用較戶部符下司農太府及天下州府以施行者，自遠爲靈活，此其所以廢而復置，而戶部職權終難復舉也。至於吏部之失權，固由於君相之侵奪與諸使諸道之擅權，上侵下擅，吏部不能自振。然吏部銓選並非一合理完善之制度，實爲根本原因之所在。蓋天下士衆，權衡於數人，百寮庶職，專斷於一司，考行究能，折衷於一面，簿書檢勘，必至於循資，故文宗有「選曹豈辨賢愚，但若配官」之嘆（冊府六九）；如此用人，則人不稱事，事不稱人，必矣。故唐世明智之士已多言之，不待今日贅論矣。制度既不合理，治平之世尚可因循，天下大亂，才須稱職，縱諸道州府不自擅專，吾恐吏部銓選之權亦不能長行不革矣。

以上所論乃整個尚書省職權地位之隆替與轉變。茲再就尚書省內部之轉變略贅數言。唐初僕射爲宰相正官，權重位尊，自不待言；六尚書與兩僕射同稱八座，權勢亦隆，位任尤美。丞郎雖衣冠華選，然爲僕尚之佐貳，其權位不逮僕尚遠甚。然自唐初以來，尚書常內參相職，外事征伐，開元中，尚書之任幾皆內參相職，外領節度或充留守。宰相之職至煩，先天以前，尚以餘力治本司事，開元以後更不復視本司事矣。至於征伐四裔，動逾數月，領節度，充留守，更經常在外，本官之職亦不得不廢。而自武后之世，侍郎委任漸重，歷中睿至玄宗，尚書之職既已漸廢，丞郎遂以佐貳代行省務；惟此時地位仍不逮僕尚遠甚。及安史之亂，僕尚位尊而無職事，故朝廷用之以酬勳績，代德之世，行之稍久，除吏部外，職事益失，而位任轉輕，常爲方鎮廻翔之地，而時人視之仍不如方鎮遠甚。此時僕尚事權既失，位任又輕，且或闕而不除；而丞郎任才望，當省務，位任驟隆，駕凌僕尚。故議政事則舉丞郎而遺僕尚，論六官，則數侍郎而摒尚書矣，李肇云「議者以丞郎爲貴」，不亦宜乎？惟整個尚書省之地位與職權既已墜落，故丞郎雖當省務，然比於前期之僕尚，其權任又不侔遠甚耳。

此篇全文甚長，故綜合要點作約論如此，以下分上下兩章論證之。

上　前期尚書省之職權及其在行政系統中所居之地位

（一）　都省六部分職之概況

尚書省之分職，若詳述之，非數萬言不能了，然本文主旨在論證尚書省之地位及其職掌之性質，至於分職並無詳述之必要，故僅就六典兩志擧要錄之。惟僕射上儀及吏兵兩部之銓選與禮部之貢擧，關係尚書省地位之隆替最劇，故稍詳論之。

(1)　都　　省

尚書省分六部，有都省以統之。都省卽左右僕射左右丞之辦公廳也。兩僕本尚書令之貳，自廢令而兩僕爲全省之長，總判省事，綱紀百揆，兼劾御史糾不當者。

六典一：「尚書都省，尚書令一人，正二品，總領百官，儀刑端揆。其屬有六尚書。……凡庶務皆會而決之。」「尚書左丞相一人，右丞相一人，並從二品，掌總領六官，綱紀百揆（舊志作庶務），以貳令之職。」兩志略同。舊志又云：「自不置令，僕射總判省事。御史糾劾不當，兼得彈之。」新志同，略。

唐初，兩僕爲宰相正官，綜詳朝政，貞觀二十三年九月，李勣由開府儀同三司同中書門下三品拜左僕射，其開府同三品如故，是爲僕射加同中書門下三品之始。至神龍元年五月，豆盧欽望拜左僕射不言同三品，遂不敢參議政事，數日後有詔加知軍國重事；至景雲二年十月，韋安石除左僕射東都留守，不帶同三品，自後空除僕射不是宰相。

按：李勣事見舊紀。會要五七左右僕射條：「尚書左右僕射，自武德至長安四年已前並是正宰相。初豆盧欽望自開府儀同三司拜左僕射，旣不言同中書門下三品，不敢參議政事，數日後始有詔加知軍國重事。至景雲二年十月韋安石除左僕射東部都留守，不帶同一（三）品，自後空除僕射，不是宰相，遂爲故事。」南部新書甲，太唐新語卷十略同。

唐初，僕射旣爲宰相正官，且禮絕百僚，實百僚之長，雖在別司皆爲統屬，不以尚書省爲限，故位權極隆，群臣至或不敢居其任。

按：師長百僚，雖在別司，皆爲統屬，詳後。貞觀十七年六月，右僕射高士廉請致仕，詔以爲開府儀同三司同中書門下三品。二十二年正月以司徒長孫無忌兼檢校中書令知尚書門下省事。二十三年六月，以無忌爲太尉仍兼檢校中書

令，知尚書門下省事；無忌固辭知尚書省事，帝許之，仍令以太尉同中書門下三品。同年九月，李勣爲左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永徽元年十月，勣固求解職，詔解左僕射，仍以開府儀同三司同中書門下三品。永隆二年，左僕射劉仁軌以老乞骸骨，七月詔聽解左僕射，仍以太子少傅同中書門下三品。（詳拙作唐僕尚丞郎表稿卷五、六）。是皆唐初群臣辭僕射不敢居，而於中書門下之職則居之不疑之例也。

其後雖位權日落，至神龍景雲之世被摒於衡軸之外，然在形式上仍爲百僚之長，禮絕百僚如故。所謂禮絕百僚，觀其上事儀注最足徵知。蓋自唐初以來，兩僕於都堂上事，宰相皆送，文武三品以上官升階列坐，左右丞、各部侍郎、御史中丞及其他四品五品以下官羅拜階下，不答拜。至永貞元年伊慎爲右僕射，以人望甚輕，權削舊儀。元和三年裴均爲左僕，復行舊儀，惟左右丞各部侍郎及御史中丞階下拜後，召升階答拜；議者已非之。元和七年二月，復削去舊儀，準三公上儀，百官列班送上，拜皆答之，然後宰相百僚會食都堂。

唐國史補下：「南省故事，左右僕射上，宰相皆送，監察御史捧案，員外郎奉筆，殿中侍御史押門，自丞郎御史中丞皆受拜。而朝論以爲臣下比肩事主，儀注太重。元和以後悉去舊儀，唯乘馬入省門如故，上訖，宰相百僚會食都堂。」會要五七左右僕射條：「元和三年四月裴均于尚書省都堂上僕射，其送印及呈孔目唱案授案皆尚書郎爲之，文武三品以上官升階列坐，四品五品郎官侍御史以次謁見拜於廳下，然後召御史中丞、左右丞、侍郎升階答拜。初開元中張說爲右丞相，元宗令其選日上，因制儀注，極其尊大，自非中書門下及諸三品已上，是日皆坐受其禮。時人或徵其所從來，答曰：聖曆中王及善豆盧欽望同日拜文昌左右相，亦嘗用此儀。當時以說方承恩寵，不敢復詰，因爲故事，非舊典也。」舊紀元和三年記裴均事與此同，下云：「雖修故事行之，議者論其太過。」新書一〇八本傳略同。

舊書一六九王璠傳，寶曆元年，李絳上疏云：「左右僕射師長庶寮，開元中名之丞相。後雖去三事機務，猶總百司之權，表狀之中不署其姓，尚書已下每月合衙。上日百僚列班，宰相居上，中丞御史列位於廷，禮儀之崇，中外特異，

所以自武德貞觀已來聖君賢臣布政除弊不革此禮，謂爲合宜；苟有不安，尋亦合廢。近年緣有才不當位恩加特拜者，遂從權便，不用舊儀；酌於群情，事實未當。今或有僕射初除就中丞院門相看，卽與欲參何殊？或中丞新授亦無見僕射處。及參賀處，或僕射先至，中丞後來，憲度乖宜，尊卑倒置。儻人才忝位，自合別授賢良，若朝命守官，豈得有虧法制。伏望下百僚詳定事體，使永可遵行。」勅旨令兩省詳議。兩省奏曰：「元和中伊愼忝居師長之位，太常博士韋謙削去舊儀。今李絳所奏於禮甚當。」

按：據李絳疏，此儀蓋自唐初已然。會要云張說所定，又以武后時嘗行之。武后非尊禮大臣之主，當不始作此制，似不如李絳之言爲可信。又據兩省奏議，舊儀之不行始於伊愼，故舊紀於裴均事有「雖修故事」之語。又按：會要與國史補所述舊儀頗異，其捧案送印者固不同，卽受拜事似亦異。國史補「受拜」不云答拜，而會要記裴均事，丞郎中丞雖拜階下，但仍召上階答拜，據後引太和四年中書門下奏議及會昌二年陳夷行奏議，知舊儀，於兩丞侍郎中丞皆不答拜也。或者舊儀本不答，裴均以舊儀已廢，故雖復之，仍稍謙遜歟？

舊紀，元和七年二月「辛丑，尚書省重定左右僕射上事儀注。」會要五七：「（元和）六年十月，御史中丞竇易直奏：臣謹案唐禮，諸冊拜官與百僚相見，無受拜之文。又諫儀大夫至拾遺，御史中丞至殿中侍御史並爲供奉官，不合異禮。今僕射初上之日，或答拜階上，（蓋脫「或」字）合拜庭中，因循踳駁之制，每致沸騰之議。伏請下尚書太常禮院詳議，永爲定制。……于是太常卿崔邠召禮官等參議。禮官議曰：按開元禮有冊拜官上儀，初上者咸與卑官答拜。今左右僕射皆冊拜官也，令準此禮爲定。伏尋今之所行儀注，其非典禮之文，又無格勅爲據，斯乃越禮隨時之法，…豈待議而後革也？……議者或云，致敬之禮，或有三品拜一品四品拜二品，如之何？致敬則先拜，…非不答拜。何者？禮記云大夫士相見，貴賤不敵，主人敬客則先拜客，客敬主人則先拜主人，是謂致敬。又曰、非國君無不答拜者。……又曰，君于士不答拜；非其臣則答之。……今僕射不答拜，是臣其百僚，不亦重乎？……伏以左右僕射舊左右丞相也，次三公。（此處脫「三公」三字）答拜，而僕射受之，故非倫也。且約三公上儀

及開元禮而爲儀注，庶幾等威之序，允歸至當之論。…於是修改舊儀，送都省集衆官詳議。七年二月，尚書左丞段平仲奏曰：謹按開元禮，應受冊官初上儀併合與卑官答拜，又准令文，僕射班品在三公之次，三公上儀而嘗與卑僚答拜，僕射上，獨受侍郎中丞等拜，考之國典，素無明文。…太常所定儀制依據三公上儀，…事體深爲折衷，…可以施行。…制可。」

按：此處未記新儀禮數如何。同書同卷，太和三年李啓奏云：「准元和七年二月七日勅，雖停拜禮，每至上日，臺官就僕射廳事列班送上，與尚書省官不異。」舊紀，長慶二年四月「甲子，左僕射韓皐赴省上，中使賜酒饌，宰臣百寮送，一如近式。」是百官送上也。又據前引國史補及後引會要，則禮數略可曉。

太和四年九月，中書門下奏請折衷舊新儀注，僕射上日，左右丞各部侍郎御史中丞拜則答之，郎官御史以下及其他諸司四品以下官，拜則受而不答。從之。十一月復請一依舊儀；又從之。

會要五七：「(太和) 四年九月，中書門下奏：…伏准僕射上儀，故事自御史中丞吏部侍郎以下羅拜階下。准元和七年雜定儀注，全無拜受之禮。當時蓋以僕射非其人，所以殺禮。臣等以爲祇合係官之輕重，不合爲人而升降。受中丞侍郎拜則似太重，答郎官以下拜則似太輕。臣等商量，令諸司四品以下官及御史臺六品以下並郎官並望准故事；餘依元和七年勅處分。勅旨宜依。」(舊書一七一李漢傳同)。「其年十一月，中書門下奏，左右僕射上，請受四品六品丞郎以下拜，並望准元和七年以前儀注。…從之。」

其後亦時有議革，勅旨未詳。

按：此見舊紀太和六年八月，七年七月。

至會昌二年正月，宰臣陳夷行崔珙爲僕射，請用元和新儀如三公，從之。自後蓋爲定式。

舊紀、會昌二年正月，「宰相崔珙陳夷行奏定左右僕射上事儀注。」會要五七：「會昌二年正月，宰臣陳夷行崔珙等請改僕射上日受京四品官拜儀注。臣等伏尋禮令，並無僕射上日受京四品官拜儀注。近年禮變多傳舊例，省司四品官自左右丞六部侍郎御史中丞皆羅拜階下，以爲隔品致敬。按諸禮，致敬是先拜後

拜之儀，非受拜之謂。…僕射與四品官並列朝班，比肩事主，豈宜…獨示優崇。…又按禮記云，大夫士非見國君，無不答拜。又曰君于士不答拜。今僕射不答拜，是臣其百僚。傳爲故事，何所取法？伏准……左右僕射……位次三公，三公答拜，而僕射受之，固非宜也。臣等上日伏請依三公上儀，垂爲定制。……從之。」

舊儀之隆，蓋以兩僕師長百僚雖在別司皆爲統屬之故。

會要五七：「太和三年四月，中書舍人李啓奏：……按舊儀，僕射上日，除兩省供奉官外，尚書省御史臺及諸司四品以下皆拜于階下。蓋以端揆之重，師長百僚，雖在別司，皆爲統屬，故用隔品拜禮。」又：「勅旨，僕射實百僚師長，國初爲宰相正官，品秩至崇，儀制特異。」

中葉以後，僕射雖有師長之名，而其權其位皆無師長之實，用人又非望重者，故此種隆崇禮數自難再行，（據會昌二年陳夷行等奏，爲行此禮，百官有拂衣而請告者，蓋恥之也，）群議革之，是矣。然謂僕射位在三公下故禮數不能崇過三公，此在中葉以後固然，若以非議舊儀，則殊失當。蓋三公品秩雖高，然不率衆官，僕射則百寮師長，地位固不同也。

左右丞爲左右僕射之副貳，故太宗勅云：「尚書細務屬左右丞，惟大事應奏者乃關僕射。」（會要五七）。左右丞掌管轄省事，糾舉憲章，以辨六官之儀制，而正百僚之文法。分而視焉：左丞勾管吏戶禮三部十二司，右丞勾管兵刑工三部十二司，左缺則右兼知，右缺則左兼知，皆得糾正省內八座以下，並劾御史舉不當者。

按：六典一：「左右丞掌管轄省事，糾舉憲章，以辨六官之儀制，而正百僚之文法，分而視焉。」本注云：「若左闕則右兼知其事，右闕則左亦如之，若御史有糾劾不當，兼得彈奏。」新志：「左丞……右丞……掌辨六官之儀，糾正省內，劾御史舉不當者。吏部戶部禮部，左丞總焉。兵部刑部工部，右丞總焉。」與六典略合。而舊志：「左丞掌管轄諸司，糾正省內，勾吏部戶部禮部十二司，通判省事；若右丞闕則併行之。右丞管兵部刑部工部十二司，若左丞闕，右丞兼知其事。御史有糾劾不當，兼得彈之。」似左丞糾正省內通判省事；右丞則否。右丞劾御史舉不當者；左丞則否。與六典新志左右通職者殊異。考

會要五八左右丞條：「會昌二年十月，左丞孫簡奏……且左丞官業至重，得彈劾八座，主省內官業及宗廟祠祭之事，御史糾劾不當，得彈奏之。」據此，左丞亦得劾御史舉不當者。則六典新志爲近實。然此處言左丞朝班事不及右丞事，云左丞舉劾省內，不足明右丞卽否。又舊書一六八韋溫傳：「遷尚書右丞。吏部員外郎張文規父弘靖，長慶初在幽州爲朱克融所囚，文規不時省赴，人士喧然罪之。溫居綱轄，首糾其事，出文規爲安州刺史。」冊府四六九亦作右丞。御覽收入右丞條。又余考溫由給中遷右丞在開成三年九月，其時崔珙尚在左丞任，則此「右」字必不誤，（詳拙作唐僕尚丞郎表稿卷七、八）是右丞亦糾劾省內也。惟溫任右丞經四年至五年始卸。據冊府，溫此事在四年，而自三年冬至五年，左丞無考（參看同書卷二卷七），溫亦可能以右丞兼知左事。是此條仍不能證明舊志之必非，且隋志書北齊官制，兩丞分統諸曹司，左丞糾彈省內，右丞則否。隋及唐初因承齊制亦有可能，故舊志書之如此。其後蓋有更張，左右通職，故六典於舉劾省內及御史事，已不分言左右矣。

兩丞分勾六部，故六部文案各送屬所之丞勾稽施行，而於所勾諸司之事似亦負連帶責任。

會要五七尚書省條：「建中三年正月，尚書左丞庾準奏：省內諸司文案準式並合都省發付諸司，判訖，都省勾檢稽失。近日以來舊章多廢，若不由此發勾，無以總其條流。其有引勅及例不由都省發勾者，伏望自今以後不在行用之限，庶絕舛繆，式正彝倫。從之。」又同書五八左右丞條：「龍朔二年，有宇文化及子孫理資蔭，所司理之。至於勾曹，右肅機楊昉（當作左）未詳案狀；訴者自以道理已成，而復疑滯，劾而逼昉。……昉遽命案立判之曰：父殺隋主，子訴蔭資，生者猶配遠方，死者無宜使慰。」是勾稽吏部事例也。又大唐新語九從善類：「韋悰爲右丞，勾當司農木橦七十價，百姓四十價，奏其隱沒。太宗切責有司，召大理卿……責司農罪。」此當是勾司農上戶部事也。

又考金石粹編一〇二顏魯公書朱巨川行起居舍人告身，其尚書省長官書衡除左右僕射吏部尚書及侍郎外，有左丞而無右丞，蓋吏部歸左丞勾稽，故書之耳。既職在勾稽舉劾，故有勾曹綱紀之稱。

按：會要五八左右丞條，永昌元年進兩丞秩從三品。勅曰：「元閣會府，區揆實繁，都省勾曹，管轄綦重。」同條述楊昉事，亦稱兩丞爲勾曹。稱綱轄尤常見，如會要同條，會昌二年左丞孫簡奏云：「左丞品秩既高，又居綱轄之地。」又云：「左右丞紀綱六聯。」又全唐文六六二白居易庾承宣可尚書右丞制：「吾前命崔戎（一作從）持左綱，今命承宣操右轄，……必能爲我紐有條之綱，柅妄動之輪……決會政要，扶樹理本。」他不多舉。故舊書七四劉洎傳，貞觀中上疏曰：「比者綱維不舉……宜精簡四員左右丞左右司郎中，如並得人，自然綱維略舉。」又會要五八：「儀鳳四年，韋仁約除尚書左丞。（仁）約奏曰：陛下……今不惜美錦，令臣製之，此陛下知臣之深矣，微臣盡命之日矣。仁約遂振舉綱目，略無留事，群曹肅然。」丞之權任乃至如此。

兩丞又有進退郎官之權。先是諸司郎官皆由兩丞薦舉，貞元八年以後，雖六部諸司郎官各委本部尚書與侍郎薦舉，然兩丞於所轄諸司郎官，仍有執退與不放上之權。

全唐文六六二白居易庾承宣可尚書右丞制：「坐曹得出入郎官，立朝得奏彈御吏。」出入郎官，爲兩志所失載。會要五七尚書省條：「貞元八年……。先是郎官缺，左右丞舉之。及趙憬陸贄爲相，建議郎官不宜專於左右丞，宜令尚書及左右丞侍郎各舉本司。……從之。」舊紀書此事於八年五月戊辰，又「各舉本司」作「各舉其可」。意義頗異，待考。是前期郎官皆由兩丞薦用，其權重可見。唐語林三：「夏侯孜……爲右丞，以職方郎中裴誠虞部郎中韓瞻無聲績……誠改太子中允，瞻爲鳳州刺史。」東觀奏記卷下同。按：職方屬兵部，虞部屬工部，是兩丞執退所轄諸曹郎吏之例也。舊書一六八韋溫傳，開成中爲右丞。「鹽鐵判官姚勗知河陰院，嘗雪寃獄，鹽鐵使崔珙奏加酬奬，乃加權知職方員外郎。制出，令勗上省。溫執奏曰：國朝已來，郎官最爲清選，不可以賞能吏。上令中使宣諭言勗能官，且放入省。溫堅執不奉詔。乃改勗檢校禮部郎中。翌日，帝謂楊嗣復曰，韋溫不放姚勗入省，有故事否？嗣復對曰：韋溫志在銓擇清流，然姚勗士行無玷……若人有吏能不入清流，孰爲陛下當煩劇者，此衰晉之風也。上素重溫，亦不奪其操。」通鑑二五二，咸通十三年「韋保衡欲以其黨裴條爲郎官，憚左丞李瑾方嚴，恐其不放上，先遣人達意。瑾曰朝廷遷除，

不應見問。秋七月乙未，以瑾爲宣歙觀察使。」舊書一七八鄭畋傳：「咸通中……劉瞻鎭北門，辟爲從事，入朝爲虞部員外郎。右丞鄭薰，令狐之黨也，撫畋舊事，覆奏不放入省。畋復出爲從事。」新書一七七李景讓傳：「弟景溫……累遷尚書右丞。盧攜當國，弟隱繇博士遷本（水？）部員外郎，材下資淺，人疾其冒，無敎繩。景溫不許赴省。時故事久廢，景溫既舉職，人皆韙其正。」

是兩丞不放所轄諸曹郎吏上省之例也。然觀景溫傳李景讓傳，此權亦不常行使。不放新除郎官上省，已是封駁制詔；卽其他制詔，亦有封駁之權。

按：舊書一五四呂元膺傳：「入爲尚書左丞，度支使潘孟陽與太府卿王遂迭相奏論，孟陽除散騎常侍，遂爲鄧州刺史，皆假以美詞。元膺封還詔書，請明示枉直。江西觀察使裴堪奏虔州刺史李將順贓狀，朝廷不覆案，遽貶將順道州司戶。元膺曰，廉使奏刺史贓罪，不覆檢卽謫去，縱堪之詞足信，亦不可爲天下法。又封還詔書，請發御史按問。宰臣不能奪」。（事在元和九年正月。冊府四六九作十五年。會要五八作十五年五月。並誤，詳拙作唐僕尚丞郎表稿卷七）卽此一例，可見其職。

(2) 吏　　部

六典二：「吏部尚書侍郎之職掌天下官吏選授、勳、封、考課之政令；凡職官銓綜之典，封爵冊勳之制，權衡殿最之法，悉以咨之。其屬有四，一曰吏部，二曰司封，三曰司勳，四曰考功；尚書侍郎總其職務而奉行其制命。凡中外百司之事由於所屬皆質正焉。」舊志同，惟無「凡職官」至「咨之」一句，又省「奉」字而已。吏部之所以見重，尤在其掌官吏之銓授。今特稍詳之。

取士之制，對於一代政治最具影響。唐世取士，文武分途，武歸兵部，文歸吏部。開元以後，文人有官者歸吏部銓選，其無官者移歸禮部貢舉。

按：新書選擧志：「凡選有文武，文選吏部主之，武選兵部主之。」全唐文七三文宗龍童子科詔：「朝廷設科取士，門目至多，有官者合詣吏曹，未仕者卽歸禮部。」又會要七七科目雜錄：「大和元年十月，中書門下奏：凡未有出身未有官，如有文學，祇合于禮部應擧。有出身有官方合于吏部赴科目選。近年以來，格文差誤，多有白身及用散試官並稱鄉貢者並赴科目選。……」冊府六

三一同。此言吏禮二部分職最爲扼要，然開元二十四年以前，貢舉亦在吏部。唐初，吏部尚書及侍郎各一員，分品掌選（詳後）。總章二年四月加侍郎一員。本員爲中銓，新加員爲東銓，而尚書所掌則稱尚書銓。是稱三銓，各有印。永昌元年三月又加侍郎一員，蓋稱西銓。聖曆二年五月復省之。尚書銓中銓東銓並如故。乾元二年八月，改中銓爲西銓；以久次侍郎爲東銓，新除侍郎爲西銓。太和四年七月改以久次侍郎居西銓，新除侍郎居東銓。

新書選舉志：「文選吏部主之，武選兵部主之，皆爲三銓，尚書侍郎分主之。」六典二：「以三銓分其選，一曰尚書銓，二曰中銓，三曰東銓。」會要五八吏部尚書條：「尚書侍郎分爲三銓，尚書爲尚書銓，侍郎二人分爲東西銓。」舊志同。會要吏部侍郎條：「吏部侍郎本一員，總章二年四月一日加一員，以裴行儉爲之。本員爲中銓，新加員爲東銓。永昌元年三月二十一日又加一員，以李景諶爲之，通前三員。聖曆二年五月八日減一員。乾元二年八月二日，侍郎崔器以中銓闕承前多貶降，遂奏改爲西銓，仍轉廳居之。」冊府六二九同，略。而云：「（三銓）各有印。」會要七五選部雜處置：「太和四年七月，吏部奏當司兩銓侍郎廳。伏以……侍郎爲尚書貳職，銓庭所宜順序，廳事固有等衰。舊以尚書廳之次爲中銓，其次爲東銓。自乾元中侍郎崔器以當時休咎爲虞，奏改中（冊府有銓字）爲西銓，以久次侍郎居左（卽東銓），以新次（冊府作除）侍郎居右（卽西銓），因循倒置，議者非之。伏請自今以後，以久次侍郎居西銓，以新除侍郎居東銓。敕旨依奏。」冊府六三一同。

又按：通鑑景雲元年紀云：「尚書曰中銓，侍郎曰東西銓。」尚書稱中銓，此不知何時制，檢兵尚稱中銓，侍郎稱東西銓，豈乾元以後，吏部侍郎稱東西銓，因稱尚書爲中銓如兵尚歟？否則，通鑑綜合之誤耳。

唐初，貞觀中，四品以上，由宰相擬進，冊授制授。五品選事，尚書銓掌之。六品以下，侍郎銓掌之。其後（蓋高宗時），五品亦歸宰相進擬。而尚書銓掌六品七品選（員外郎御史等供奉官雖六品，亦由敕授，詳後。）侍郎銓掌八品九品選。景雲元年，宋璟爲吏部尚書，「始相通與侍郎分知」。卽自六品以下不論品階，三分其闕而註擬之。

按：會要七四論選舉條：「舊制，內外官皆吏部啓奏授之，大則署置三公，小

則綜覈流品。自隋以降，職事五品以上官，中書門下訪擇奏聞，然後下制授之。唐承隋制，初則尚書銓掌六品七品選，侍郎掌八品，（脫九品）選。……其後尚書侍郎通掌六品以下選。」舊書職官志：「五品已上，舊制吏部尚書進用。自隋以後，則中書知政事官訪擇聞奏，然後下制授之。……六品已上（下）吏部選擬錄奏書旨授之。」新書選舉志：「初尚書銓掌七品以上選，侍郎銓掌八品以下選，至是（宋璟爲尚書）通其品而掌焉。」又會要五八吏部尚書條，「吏部尚書掌銓六品七品選，侍郎掌銓八品九品選。至景雲元年宋璟爲吏部尚書，始相通與侍郎分知，因爲故事者。」（此條冊府六二九同，惟「分知」作「分職」，又無「因爲故事」四字。）蘇氏駁曰：貞觀二十二年二月，民部侍郎盧承慶兼檢校兵部侍郎，仍知五品選事。承慶辭曰，五品選事，職在尚書，臣今掌之，便是越局。太宗不許，曰朕今信卿，卿何不自信也。由此言之，即尚書兼知五品選事明矣。」檢承慶事又見舊書八一，新書一〇六本傳，足證太宗時尚書知五品選，而六品以下皆侍郎掌之，至尚書掌六品七品，侍郎掌八品九品，乃後制耳。此項改制蓋始于高宗時（詳後論員外郎敕授事）。又按：據前引新志及會要論選舉條，景雲以後，尚書及侍郎通掌六品以下選，似無所分，而會要吏尚條則云「始相通與侍郎分知」，冊府亦云「分職」，何耶？考舊書一四九令狐峘傳：「初大曆中劉晏爲吏部尚書，楊炎爲侍郎，晏用峘判吏部南曹事。峘荷晏之舉，每分闕，必擇其善者送晏，不善者送炎。炎心不平。」既爲通掌，何云「分闕」「善惡」（云善惡自無階品意）？又會要七四掌選善惡條：「太和二年三月，都省奏落下吏部三銓注……六十七人，敕……尚書侍郎注擬不一，致令都省以此興詞，鄭絪丁公著宜罰一季俸，東銓所落人數較少，楊嗣復罰兩月俸。」冊府六三一同。時鄭絪爲尚書，丁公著爲西銓，而東銓楊嗣復以所落人數少，減罰一月俸，是亦分闕注擬之證。然則所謂「通掌六品以下選」，又云「分知」「分職」者，謂通六品以下之闕，不論階品而三分之，各掌其一耳。

先是蓋高宗時尚書諸曹員外郎雖六品然以供奉官亦進名制授。武后時以監察御史爲耳目之任，雖秩六品亦下制授之。至開元四年六月十九日，敕員外郎御史及其他供奉官皆進名敕授。吏部之權益奪矣。

按：大唐新語一〇釐革類：「隋制，員外郎監察御史亦吏部注誥詞，卽尚書侍郎與之。自貞觀已後，員外郎盡制授。則天朝，御史始制授。」會要七四論選舉：「其員外郎監察御史亦吏部唱訖，尚書侍郎爲之典選。自貞觀以後，員外郎乃制授之。又至則天朝，以吏部權輕，監察亦制授之。」而會要七五選部雜處置：「開元四年六月十九日勑，六品以下官令所司補授，員外郎御史並餘供奉，宜進名勑授。」冊府六三〇同。武后以御史爲耳目，其制授固宜。然貞觀二十二年，五品選事尚屬吏部（見前），不應六品之員外郎已收歸制授。考新書選舉志：「中宗時，韋后及太平安樂公主等用事，於側門降墨勑斜封授官，號斜封官，凡數千員……當時謂之三無坐處，言宰相御史及員外郎也。」則員外郎收歸君相制授固當在中宗以前，不始于玄宗也，或者卽始于高宗之世，所謂貞觀以後，實不包括貞觀而言歟？玄宗開元四年之勑乃重申前制，又並餘供奉官亦進各勑授耳。新書選舉志述開元中「詔員外郎御史諸供奉官皆進名勑授。」又云：「由是銓司之任輕矣。」

又開元中詔吏部補署法官，則與刑部大理議其可否，然後注擬。建中元年更申此制，並太常博士亦與太常商擬，以儒經刑法皆專家之學也。

按：六典一八大理寺節：「凡吏曹補署法官，則與刑部尚書侍郎議其人可否然後注擬。」舊志同，惟無「與」字，非。檢冊府六三四「（開元）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勑，比來所擬法官，多不愼擇，或以資授，或未適才，宜令吏部每年先於選人內精加簡試，灼然明閑法理者留擬，其評事以上仍令大理長官相加簡擇。」是此制始于開元十四年也。其刑部參議，當亦始于開元二十五年前。又會要六五太常寺條：「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冊府有勑字），大理法官太常博士（冊府作禮官）委吏部擇才與本司同商量注擬。」冊府六三〇同。

其他伎術之官，則皆本司銓注訖，送吏部附甲而已。

六典二：「凡伎術之官皆本司注銓訖，吏部承之附甲焉。」（舊志同）本注：「謂秘書殿中太僕寺等伎術之官。……」

其銓綜之程序，會要綜述云：「南曹綜覈之，廢置與奪之，銓曹注擬之，尚書僕射兼書之，門下詳覆之。覆成而後過官。」（卷七四論選舉條）其侍郎兩銓注擬又必先經

尚書核可乃送兩僕。凡此諸程序，有一不能通過，則選人不能得官，然亦有申訴得通過者。

冊府六二九：「其六品以降，計資量勞而擬其官，五品以上，不試，列名上中書門下，制勅處分。凡選，始集而試，觀其書判，已試而銓，察其身言，已（已原譌作也）銓而注，詢其便利而擬其官。已注而唱，示之，不厭者得反通其辭也。日更其官而告之如初，又不厭者，亦如之。三唱而不服，聽冬（原誤作各）集。服者以類相從，攢爲甲（原譌爲申），先簡僕射，乃上門下省，給事中讀之，黃門侍郎省之，侍中審之。不審者，皆得駁下。既審然後上門下（新志作「然後以聞」，則此「門下」爲「聞」之譌），主者受旨而奉行焉。各給以符而印其上，謂之告身。」新書選舉志同，略。六典：「凡三銓注擬訖，皆當銓圖甲以過左右丞相，若中銓東銓，則亦先過尚書訖，乃上門下省，給事中讀，黃門侍郎省，侍中審，然後進甲以聞。」本注：「若尚書、丞相、門下批官不當者，則改注，亦有重執而上者。」舊志同。如會要七四掌選善惡條：「太和二年三月都省奏落下吏部三銓注今春二月七日甲內超資官洪師敏等六十七人。勅都省所執是格，銓司所引是例，互相陳列，頗似紛紜……其三銓已受官……都省落下者，並依舊注，重與團奏……尚書侍郎注擬不一，致令都省以此興詞。……宜罰……俸。……時尚書左丞崔(韋)宏景以吏部注擬多不守文……糾案其事，落下甲勅，選人輩惜已成之官，經宰相喧訴，故特降此勅。」是都省駁下經申訴得過者。凡此皆述銓審程序甚詳，惟略南曹廢置。考會要五八吏外條：「判廢置一員，判南曹一員。南曹起于總章二年司列少常伯李敬元奏置。未置以前，銓中自勘責。」冊府六三〇：「(開元）十二年三日詔曰：文武選人，十月下解，既逼銓注，勘簡難周，不能自親，並委猾吏，恣成姦濫，爲蠹尤深。自今以後，兵吏部兩司專定員外兩人判南曹事，每年選畢起五月一日所是文狀即預勘責關簡，判南曹官親自就覆，每包攢作簿書，對本司長官連書印記，不得委其胥吏。勘責畢，各具人數奏聞。其判南曹官，所司即進名，朕自簡擇。」又六三一：「(太和）五年……六月勅，應選人未試已前南曹駁放後經廢置詳斷及准堂判却收……」「是月詔南曹簡勘，廢置詳斷，選人倘有屈事，足以往覆

辨明。近年已來不問有理無理，多經中書門下接訴，致令有司失職。」後條，會要七四同，據此可見南曹廢置之職且可駁放，而選人亦可申訴也。又六典二：「(吏部) 員外郎一人掌選院，謂之南曹（舊志作「掌判南曹」），每歲選人有解狀簿書資歷考課，必由之以覆其實，乃上三銓。其三銓進甲則置焉。」舊志同，皆不云廢置，豈廢置爲後期制耶。

銓選舉行之時限，初承隋制，赴選者以十一月爲始，至春卽停。貞觀二年正月改爲四時聽選，隨到注擬。

按：舊書八一劉祥道傳：「父林甫……貞觀初再遷吏部侍郎。初隋代赴選者以十一月爲始，至春卽停。選限旣促，選司多不究悉。時選人漸衆，林甫奏請四時聽選，隨到注擬，當時甚以爲便。」冊府六二九，此奏在貞觀二年正月。會要五七，無月。

十九年十一月，改爲十月一日赴省，三月三十日銓畢。

會要七五選限條：「貞觀十九年十一月，馬周爲吏部尚書，以吏部持衡略無暇休，遂奏請取所由文解十月一日赴省，三月三十日銓畢。」（冊府六二九同）本注：「按工部侍郎韋述唐書云：貞觀八年唐皎爲吏部侍郎，以選集無限，隨到補職，時漸太平，選人稍衆，請以冬初一時大集，終季春而畢，至今行之。諸史又云是馬周，未知孰是，兩存焉。」六典二：「凡選授之制，每歲孟冬以三旬會其人。」又云：「凡大選終季春之月」舊志略同。卽此時所定者。

開元二十年正月，一度改爲正月三十日內團甲，二月內畢。明年六月復舊制。

會要七五選限：「開元二十年正月二十二日，吏部尚書裴光庭奏文武選人承前三月三十日始畢，比團甲已至夏末。自今已後並正月三十日內團甲，二月內畢。至二十一年六月二十八日，蕭嵩奏吏部選人請准舊例至三月三十日團畢。」冊府六〇三同。

又按：冊府六二九：「先時五月頒格於郡縣，示人科限而集之。初皆投狀於本郡，或故任所，述罷免之繇，而上尚書省。限十月至省，仍考覈資序郡縣鄉里、名籍、父祖官名、內外族姻、年齒形貌、優劣課最、譴負刑犯必具焉……。」又前引冊府六三〇載開元十二年三月勑兵吏部定員外郎兩人判南曹詔，亦云起五

月一日勘覆文狀。則銓事幾亦全年進行，惟大選注擬在冬春一時耳。

銓選本每年進行。蓋肅代之世，吏部失權，遂三數年一置選。至貞元八年，陸贄奏復每年集選。

會要七五選限：「貞元八年春，中書侍郎平章事陸贄始復令吏部每年集選人。舊事，吏部常每年集人，其後遂三數年一置選，選人併至，文書多不可尋勘，眞僞紛雜，吏因得大爲奸巧，選人蹉跌，或十年不得官，而官之闕者，或累歲無人。贄令吏部分內外官爲三分，計闕集人，歲以爲常，其弊十去八九；天下稱之。」冊府六三〇同，惟「三分計闕」作「新分計闕」，蓋誤。

流外小銓，舊委郎中專知。開元二十五年，勑尚書侍郎定留放。

六典二：「郎中一人掌小選，凡未入仕而吏京師者復分爲九品，通謂之行署。其應選之人，以其未入九流，故謂之流外銓，亦謂之小銓。其校試銓注與流內銓略同。」注：「舊制，郎中專和小銓。開元二十五年，勑銓試訖應留放，皆尚書侍郎定之。」舊志同。

京師銓選之外，又常置東都選及南選。東都選始於貞觀元年，其後屢有舉行，皆以權知吏部侍郎行之。南選始於高宗上元三年以前，每「四年一度差强明清正五品已上官充使選補，仍令御史同往注擬。」安史亂後，幾每年遣使。選補使或駐廣州，或移桂州，且有駐洪州者，而黔中福建亦時別遣使職。

按：會要七五東都選及南選兩條已稍詳之，今不詳引。又六典二：「其嶺南黔中三年一置選補使，號爲南選。」舊志同。豈開元初制，三年一置使耶？

（3）戶　　部

六典三：「戶部尚書侍郎之職，掌天下戶口井田之政令；凡徭賦職貢之方，經費調給之算，藏貨贏儲之准，悉以咨之。其屬有四：一曰戶部，二曰度支，三曰金部，四曰倉部；尚書侍郎總其職務而奉行其制命。凡中外百司之事由於所屬皆質正焉。」舊志作「掌天下田戶均輸錢穀之政令。」「其屬」以下同，惟省「奉」字而已。

（4）禮　　部

六典四：「禮部尚書侍郎之職，掌天下禮儀祠祭燕饗貢舉之政令。其屬有四：一曰禮部，二曰祠部，三曰膳部，四曰主客；尚書侍郎總其職務，而奉行其制命。凡中外百

司之事由於所屬皆質正焉。」舊志同，惟「祠祭燕饗」作「祭享」，又省「奉」字而已。禮部之所以見重，尤在其掌貢舉，中葉以後權任尤美，今特稍詳之。

貢舉之制始于隋。唐武德四年四月始詔興貢舉。明年十月諸州貢舉人始集京師，十一月引見，十二月付考功郎中考試。是爲唐代貢舉之始。貞觀中乃以考功員外郎專掌之。

> 按：摭言一五：「高祖武德四年四月十一日（同書卷一作「一日」）勑諸州學士及白丁，有明經及秀才俊士，明於理體，爲鄉曲所稱者，委本縣考試，州長重覆，取上等人，每年十月隨物入貢。至五年十月，諸州貢明經一百四十三人，秀才六人，俊士三十九人，進士三十人。十一月引見，勑付尚書省考試。十二月，吏部奏付考功員外郎申世寧考試，秀才一人，俊士十四人。所試並通，勑放選爲理人官。其下第人，各賜絹五疋充歸糧，各勤修業。自是考功之試，永爲常式。」而通典一五：「武德舊制，以考功郎中監試貢舉；貞觀以後，則考功員外郎專掌之。」與摭言自始卽由員外郎者不同。考會要五八：「考功員外郎，貞觀已後知貢舉。」則通典爲可信，摭言後出，蓋通言之耳。

開元二十四年三月十二日，以貢舉務重而員外郎望輕，乃詔移貢舉於禮部，以侍郎主之。是爲禮部侍郎掌貢舉之始。

> 新書選舉志：「（開元）二十四年，考功員外郎李昂爲舉人詆訶，帝以員外郎望輕，遂移貢舉於禮部，以侍郎主之。禮部選士自此始。」國史補卷下略同。摭言一進士歸禮部條述昂爲舉人所詆甚詳。
>
> 會要五九禮部侍郎條：「開元二十四年三月十二日，以考功員外郎李昂爲舉人所訟，乃下詔曰：每歲舉人，頃年以來惟考功郎所職，位輕務重，名實不倫。欲盡委長官，又銓選委積。但（冊府作且）六官之列，體國是同，況宗伯掌禮，宜主賓薦。自今以後，每年諸色舉人及齋郎等簡試並於禮部集，既衆務煩雜，仍委侍郎專知。」冊府六三九同。

貢舉移歸禮部後，雖詔宰相詳覆試卷，然于及第後舉行，且事實上行之未久，故於掌貢舉之權無所撓奪。長慶元年，令中書舍人重試及第舉人；乃復申禮部放榜後宰相詳覆之詔。三年正月知貢舉王起奏請先經宰相詳覆然後放榜，從之。論者謂起爲失職。

> 新書選舉志：「初開元中，禮部考試畢，送中書門下詳覆。其後中廢。是歲（按

前一年代爲元和十三年，此「是歲」無所屬，當作長慶元年。）侍郎所舉送，覆試多不中選，由是貶官。而舉人雜文復送中書門下。長慶三年侍郎王起言故事禮部已放榜而中書門下始詳覆，今請先詳覆而後放榜。議者以爲起雖避嫌，然失貢職矣。」

會要七五：「（開元）二十五年二月（冊府作正月）敕……其應試進士等唱第訖，具所試雜文及策送中書門下詳覆。」本注：「此詔因侍郎姚奕奏。」冊府六三九同。

會要七六：「長慶元年（冊府有「三月」）敕：今年禮部侍郎錢徽下進士鄭朗等一十四人，宜令中書舍人王起主客郎中知制誥白居易重試。覆落十三人。三月丁未（冊府作四月）詔……今後禮部舉人，宜准開元二十五年敕，及第人所試雜文先送中書門下詳覆。」冊府六四〇同。

冊府又云：「（長慶）三年，禮部侍郎王起掌貢舉。先是貢舉偎濫，勢門子弟交相酬酢，寒門俊造十棄六七。及元稹李紳在翰林，深怒其事，故有覆試之科。及起考貢士，奏曰：伏以禮部放榜，已是成名，中書重覆，尚未及第。若重覆之中，萬一不（本作「不一」，據會要改）定，則放榜之後，遠近誤傳，其於事理，實爲非便。請今年進士堪及第者，本司考試訖，其詩賦先送中書門下詳覆，候敕却下本司，然後准例大字放榜。從之。」會要七六有「奏曰」以下一段，云在正月。舊書一六四王起傳與冊府同，略。又云：「議者以爲起雖避是非，失貢職也。」

太和八年，宰相王涯識大體，請以取士之權仍却歸禮部。

新書選舉志：「太和……八年，宰相王涯以爲禮部取士乃先以牓示中書，非至公之道，自今一委有司。」會要七六：「（太和）八年正月中書門下奏，進士放榜，舊例禮部侍郎皆將及第人名先呈宰相，然後放榜。伏以委任有司，故當精愼，宰相先知取舍，事匪至公。今年以後，請便令放榜，不用先呈人名。」冊府六四一同。

會昌中，宰相李德裕等奏廢呈榜舊例，然亦數行重試，多有覆落。自大中元年詔不得別有聞奏。覆試之制乃廢。

冊府六四一：「會昌三年正月……宰臣李德裕等奏：舊例進士未放榜前……禮部侍郎遍到宰相私第先呈及第人名，謂之呈榜。比聞多有改換，頗致流言。宰相稍有寄情，有司固無畏忌，取士之濫，莫不繇斯。將務責成，在於不撓，既無取舍，豈必預知。臣等商量，今年便任有司放榜，更不得先呈臣等，仍向後便爲定例。如有固違，御史糾舉奏者（？）。其時有勑重試進士，因栖靈塔災且止。」會要無。

會要七六：「（會昌）四年二月，權知貢舉左僕射太常卿王起放及第二十五人，續奏五人堪放及第，楊賀至、竇緘、楊嚴、鄭朴、源重。奉勑祇放楊嚴及第，餘並落下。」冊府六四一同。

又：「五年二月，諫議大夫權知貢舉陳商及第三十七人。其年三月勑戶部侍部翰林學士白敏中重試，覆落七人。」冊府無。

又：「大中元年正月，禮部侍郎魏扶放及第二十三人，續奏堪放及第三人……其父皆在重任，不敢選取，其所試詩賦封進奏進止。令翰林學士戶部侍郎知制誥韋琮等考，盡合程度，……並付所司放及第。有司考試祇合在公，如涉徇私，自有典刑。從今已後，但依常例取舍，不得別有聞奏。」冊府六四一同。

綜而觀之，覆試黜落及宰相詳覆之事行之甚暫，且或僅偶爾舉行，對於一代掌貢舉之權，實無所撓奪。

中葉以後，貢舉之任尤重，其權任逾於吏部銓選遠甚。蓋吏部銓選之權日奪，而進士科舉爲士林所重，一登貢榜，身價十倍。此種風氣，愈後愈熾。士人藉此建立其在政治社會上之地位，朝廷藉此凝聚四方對於中央之向心力，上下交重其事，而掌貢舉者與登貢榜者，又有座主門生之關係，互相結納，互植聲華，即無異爲政治上一種勢力。故文柄之任，最爲重選。

按：此通觀唐史自明，不能一一詳證（參看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中篇政治革命與黨派分野）。而撫言一四蕭倣蘇州刺史謝上兼知貢舉啟闕表：「伏以朝廷所大者莫過文柄，士林所重者無先辭科。」二語道當時情事最悉。語林七李衛公條：「（李）宗閔在位，衛公爲兵部尚書，次當大用。……京兆尹杜悰即宗閔黨，一日見宗閔曰，何慼慼也……非大戎乎？曰是也，何以相救？……杜曰大

戎有詞學而不由科第，至今怏怏；令知貢舉，必喜。宗閔默然，曰更思其次。曰，與御史大夫，亦可平治慊恨。宗閔曰此亦得。悰再三與約，遂詣衛公……言亞相之拜。衛公驚喜。」掌貢舉之重由此可見。

惟中葉以後，多由閣下（中書舍人）權知，然後正拜禮侍，是亦近乎君相收權之一種趨勢也。

撫言一四蕭倣與浙東鄭商綽大夫雪門生薛扶狀：「伏以近年貢務，皆由閣下權知，某叨歷清崇，不掌論誥，去冬遽因銓衡，叨主文柄，珥貂載筆，忝幸實多。」

按：此在咸通初。據此，閣下權知似末葉事，實則開元末韋陟由中舍遷，天寶年間達奚珣、李暐、陽浚皆以中舍權知，是其例卽始於移貢舉於禮部後不久也。其後姚子彥（乾元三）、蕭昕（廣德元）、薛邕（大歷元）、常袞（九）、令孤峘（十四）、趙賛（建中二）、張濛（貞元五）、高郢（一四）、權德輿（十七）皆由中書舍人權知。自元和以後，類由中舍權知一榜然後正拜，不由中舍者蓋極少。是閣下權知，肇於玄宗，盛于中葉元和以後也。具詳拙作唐僕尚丞郎表稿卷三及卷十六。

貢舉本在京師舉行，武后居神都，故嘗兩都舉行。

按：登科記，載初元年「進士，神都十二人，西京四人。」（徐松登科記考卷三）是爲兩都貢舉之始。普通稱始于永泰元年，非也。

安史之亂，道路阻塞。至德元年春，蜀中、鳳翔、江淮、江東四地同時舉行。

按：掌貢舉者，蜀中爲裴士淹，鳳翔爲薛邕，江淮爲崔渙、江東爲李希言、詳唐僕尚丞郎表稿卷三及卷十六。

廣德二年秋以時艱歲歉，遂分兩都試舉人。至大曆十年五月，以貢舉人合謁見，觀國光，故詔停東都貢舉人。

按：舊書一九〇中賈至傳：「廣德二年轉禮部侍郎。是歲，至以時艱歲歉，舉人赴省者奏請兩都試舉人，自此如也。」新書選舉志同。舊紀，廣德二年九月已未「尚書左丞楊綰知東京選，禮部侍郎賈至知東都舉，兩都分舉選，自此始也。」此「東京選」當作「西京舉」，「分舉選」選字衍，詳唐僕尚丞郎表稿卷十六。冊府六四〇：「永泰元年始置兩都貢舉，禮部侍郎官號皆以知兩都爲名，每歲兩

地別放及第。」「(大曆)十年五月，詔今年諸色舉人，並赴上都集。」本注：「先是禮部侍郎賈至以時艱歲歉，舉人赴省者衆，權奏兩都分理。時禮部侍郎常袞以貢舉人合謁見，異於選人，並合上都集，舉舊章也。是後，不置東都貢舉。」會要七六略同（無注文），而「五月」下有「十九日」，足補冊府。又「元年」下有「七月」。按：兩都置舉之議與制置在廣德二年秋，而實施在年冬，至永泰元年春發榜，故稱兩都舉人始於永泰元年可也。若有「七月」，則三年春始放東西榜矣，此誤也。停東都舉之詔在大曆十年五月，則是年仍東西榜，明年始僅西京一榜，故摭言一、冊府六三九又稱十一年停東都舉，並不爲誤。

至太和元年七月，又詔權於東都置舉，明經進士在東都赴集，考試畢仍回上都考國子監學等舉人，並同在西京過堂。是分兩地考試而已，侍郎則一人也。

冊府六四一：「文宗太和元年七月勑、今年權於東都置舉，其明經進士任使東都赴集。其上都國子監舉人，合在上都試。」（會要七六同）又「八月，禮都貢院奏東都置舉條件：其上都國子監宗正寺鴻臚寺舉人並請東都考試畢，却廻就上都考試。從之。」「十月京兆府鄉貢明經孫延嗣等三百人進狀，舉大曆六年七年例，請同國子監生上都考試。許之。」

摭言三：「太和二年，崔郾侍郎東都放榜、西都過堂。杜牧有詩曰：東都放榜未花開，三十三人走馬廻，秦地少年多釀酒，却將春色入關來。」

貢舉之舉行，每年一次。

按：考功掌貢舉時期常停一兩年，如貞觀二、十六、永徽三、四、龍朔三、總章二、咸亨二、三、儀鳳二、三、調露元、延載元、景龍三諸年春貢舉皆停。其後僅咸通十一年、天復二、三年春停貢舉。並詳徐松登科記考。

例以九、十月始事，並明年春二月或正月放榜，間有三月放榜者。夏榜不過一兩次。

按：州縣貢舉人與方物同時送集上都，故例在十月。又觀中葉以後，中舍權知貢舉例在九、十月。在七月十一月者則甚少。放榜例在明年春，月日則無定。其春榜月日之可考者多在正二月，如建中元年二月十九日稍前，元和七年二月十三日稍前，十一年二月九日，十五年閏正月十五日，長慶元年二月十七日，會昌四年二月，五年二月，大中元年正月二十五日，咸通四年二月十三日稍前，

乾寧二年二月十九日稍前，天祐三年二月二十一日，皆詳僕尚丞郎表稿卷十六。而撫言一：「光宅元年閏七月二十四日劉廷奇重試下十六人。」徐考引作閏五月是。又光啓二年六月放榜，亦詳僕尚丞郎表稿卷十六。夏榜僅此兩見，而光啓事以天子播越，自是不得已耳。

（5）兵　部

六典五：「兵部尚書侍郎之職，掌天下軍衛武官選授之政令；凡軍師卒戍之籍，山川要害之圖，厩牧甲仗之數，悉以咨之。其屬有四，一曰兵部，二曰職方，三曰駕部，四曰庫部。尚書侍郎總其職務而奉行其制命。凡中外百司之事，由於所屬咸質正焉。」舊志作：「掌天下武官選授及地圖與甲仗之政令。」「其屬」以下同，惟省「奉」字而已。是前期之兵部，實總掌兵馬軍政也。故內而三衛，外而鎮戍折衝府皆總領其士籍而爲之調補，卽其機關亦文屬焉。

按：會要七二府兵條：「凡府兵以衛士一千二百人爲上府，一千人爲中府，八百人爲下府……每歲十一月以衛士帳上于兵部、以俟徵發。」六典二五：「諸府折衝都尉……每歲十一月以衛士帳上尚書天下兵馬之數以省聞。」（舊志「省」在「尚書」下，是也）而同書五述衛士隸兵部，兵部定其番第甚詳，不具引。又會要七二京城諸事條：「貞元四年八月，勑左右羽林軍飛騎等，兵部召補，格勑甚明，軍司不合擅有違越。自今以後，不得輒自召補。」此格勑蓋天寶以前之舊章也。又會要五九兵侍條：「元和六年八月，中書門下奏：得兵部侍郎許孟容等狀，當司准六月二日減省官員及釐革三衛等。應管京官及外官共三千三百二十九員。京官七百六員……在中書門下兩省御史臺左右神策及諸軍諸使挾勑驅使，員闕至少，難議停省，並請仍舊。外官二十（當作千）六萬（當作百）二十三員，所管諸府，自折衝以下，總無料錢，例多闕乏，空有府額。其鎮戍官等或有任者，不過數員，……伏請存舊例。六番三衛都四千九百六十三人，縱使分番當上配役處多移牒勘會須得詳，請續商量聞奏。」同條太和五年亦載兵部釐革三衛事。則三衛鎮戍折衝府等且文屬兵部也。

兵馬軍政既歸兵部，故練兵、講武、田狩亦皆主之。

按：全唐文二六元宗練兵詔：「戰兵別簡爲隊伍，專令教練，不得輒有使役，仍

令兵部侍郎裴潾大常卿姜晞往軍州計會便簡支配；有見集後軍兵，宜令兵部侍郎韋抗紫微舍人王涯卽簡擇以聞。」是練兵屬之也。唐開元禮八五皇帝講武條：「仲冬之月，講武於都外。前期十有一日，所司奏請講武，兵部承詔，遂命將帥，簡軍士，有司先斆除地爲場，方一千二百步，四出爲和門，又於其內墠地爲步騎六軍營域處所。……前一日，講武將帥及士卒集於墠所，……大將以下，各有統帥如常式。……鑾駕至墠所，兵部尚書介胄乘馬奉引至講武所，入自都墠之北，……」是兵部實主講武也。舊紀開元元年十一月「癸卯，講武於驪山，兵部尚書代國公郭元振坐虧失軍容，配流新州。」（詳本傳）尤其證。又唐開元禮八五皇帝田狩：「仲冬田狩之禮，前期十日，兵部徵衆庶循田法。……前狩二日，本司建旗於所田之後，隨地之宜。前一日未明，諸將各帥士徒集於旗下。質明，……兵部分申田令，遂圍田。」是田狩亦兵部主之也。

發兵亦先降勑於兵部，及出征將帥諸軍節度使皆統於兵部；有捷，申兵部上其露布。

按：新志：「凡發兵，降勑尚書，尚書下文符放十人發十馬，軍器出十，皆不待勑。」以兵籍在兵部也。又云：「節度使掌總軍旅顓誅殺。初授，具告抹兵仗，詣兵部辭見。觀察使亦如之。」舊書一七二令孤楚傳，太和九年甘露之變後，「奏：諸道新授方鎭節度使等具告抹帶器仗，就尚書省兵部參辭。伏以軍國異容，古今定制……如須參謝，卽具公服。從之。」是此儀文，至文宗時始廢也。節度使始於開元，卽出征將帥之別種，料將兵出征，亦內統於兵部。唐開元禮八四遣使勞軍將條：「前一日，執事者預設使者次於營南門之外道右南向，……使者將到，兵部預集大將以下於南門之外……」兵部率大將迎勞使，亦兵部統征將之旁證也。其詳待考。又會要五四：「露布，謂諸軍破賊申尚書兵部而聞奏焉。」開元禮八四平蕩寇賊露布條，述其儀甚詳，此又出征將帥內統於兵部之一證。

大約除軍令由君相外，凡軍政之權咸屬兵部，故其職務甚煩，其權亦極重，居之者或避嫌焉。

按：全唐文二五八蘇頲韋抗神道碑：「遷兵部尚書（侍郎之譌），戎政孔殷，夏司多僻，作姦犯科者莫忌，捷利乘便者皆是。公凡易四年，澄然一變，發其狙詐，成我鷹揚。」是兵部事煩也。又冊府六二九：「開元以前，兵吏尚書權位尤

美，則宰相多所兼領。」舊書六九姚崇傳：「長安四年……拜相王府長史……又令元之兼知夏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元之上言，臣事相王，知兵馬，不便。臣非惜死，恐不益相王。則天深然其言，改爲春官尚書……知政事如故。」兵部權任，由此可見。

其銓選之制一如吏部，五品以上皆奏聞制授，六品以下兵部注擬，分爲三銓，尚書爲中銓，侍郎爲東西銓。舉行時期及手續，其過程皆如吏部之制。

六典五：「兵部……選授之制，每歲孟冬以三旬會其人……以三銓領其事，一曰尚書銓，二曰東銓，三曰西銓（本注：「尚書爲中銓，兩侍郎爲東西銓。」）。……五品已上皆奏聞而制授焉。六品已下則量資注擬。其在軍鎮要籍不得赴選，委節度使銓試，具等第以申焉。……凡官階注擬團甲進甲皆如吏部之制。凡大選終於季春之月。」舊志同。是其制與吏部同。新書選舉志：「韋氏既敗，始以宋璟爲吏部尚書，李乂盧從愿爲侍郎，姚元之爲兵部尚書，陸象先盧懷慎爲侍郎，悉奏罷斜封官。……初尚書銓掌七品以上選，侍郎銓掌八品以下選。至是通其品而掌焉。」故冊府六二九述吏部銓選之制後云「兵部武選亦然。」

按：兵部典選事，史傳並不常見。舊書一〇〇裴漼傳：「轉兵部侍郎，以銓叙平允，特授一子爲太子通事舍人。」是開元初也。舊書一五九衛次公傳：「徵爲兵部侍郎，選人李勣徐有功之孫……」是元和中也。舊書一七七崔珏傳：「以本官（左丞）權判兵部西銓，吏部東銓事。」時開成二年，銓別惟此一見。

長安二年正月始置兵部貢舉，亦以孟冬之月隨計赴省，由兵部員外郎考試之。開元二十六年十一月始委侍郎專知。貞元十四年九月勑停武舉。元和三年五月復故。

會要五九兵部侍郎條：「長安二年正月十七日勑，天下諸州宜敎武藝，每年准明經進士貢舉例送。」（此條冊府六三九同，惟無日。）

又：「開元二十六年十一月十四日勑，所設武舉以求材實，仕進之漸，期爲根本，取舍之間，尤重審愼。比來所試，但委郎官，品位既卑，焉稱其事。自今以後，應武舉人等，宜令侍郎專知。」（冊府無）

又：「貞元十四年九月勑，鄉貢武舉並應百隻箭及三十隻箭人等，今年宜權停。」（冊府六四〇同）

又：「元和三年五月，兵部奏：伏准貞元十四年月勑鄉貢舉人權停者。伏以取士之方，文武並用，選舉之制，國朝舊章，參調者既積資勞，入仕者必先貢舉，自經停廢，今已十年，則趨倖門，漸絕根本，典彝具在，可舉而行，其鄉貢武舉恐須准式却置。勑旨依奏。」（冊府六四〇同，略。）

按：六典五：「（兵部）員外郎一人，掌貢舉諸及雜請之事。……州縣歲貢皆孟冬隨朝集使以至省，勘責文狀而引試焉，亦與計科偕。」舊志同。蓋開元二十六年以前之制也。

其事雖如禮部貢舉，然社會不重武事，而武官出身又另有他途，不以武舉爲重，故每年應舉者不過數百人，或僅十數人而已。

新書選舉志：「又有武舉…亦以鄉飲酒禮送兵部，其選用之法不足道，故不復書。」按：冊府六四〇：「（貞元）十四年九月詔鄉貢武舉……今年宜權停。時諫議大夫田敦因蒙召對，奏言兵部武舉等每年嘗數百千人（會要五九無千字）持挾弓矢出入皇城間，恐非所宜。上聞而瞿然，故命停之。其實武舉者每歲不過十數人（會要無數字），時議惡敦貴欲非短舊事，奏議不實。」應選者如此少數，故新志云不足道。

（6）刑　　部

六典六：「刑部尚書侍郎之職，掌天下刑法及徒隸勾覆關禁之政令。其屬有四：一曰刑部，二曰都官，三曰比部，四曰司門；尚書侍郎總其職務而奉行其制命（原脫「奉」字，據本書例補）。凡中外百司之事由於所屬咸質正焉。」舊志全同，惟省「奉」字而已。

（7）工　　部

六典七：「工部尚書侍郎之職　掌天下百工屯田山澤之政令。其屬有四：一曰工部，二曰屯田，三曰虞部，四曰水部；尚書侍郎總其職務而奉行其制命。凡中外百司之事由於所屬咸質正焉。」舊志全同，惟省「奉」字而已。

（二）尚書省在行政系統中所居之地位

上節所述乃都省六部分職之概況，而尚書省在行政系統中所居之地位，尚書省與中外

百司如九寺諸監諸衛東宮官屬以及天下州府之關係究竟若何，尚未論及；此爲數百年來學者所致疑困惑誤解之問題，亦卽本文之主題，請於此節論證之。

唐初尚書令僕爲宰相正官，故尚書省爲宰相機關兼行政機關，自爲國家政事之總樞，故太宗謂：「尚書省天下綱維，百司所禀。」（舊書七〇戴胄傳及會要五八左右丞條）神龍以後，僕射雖被摒於衡軸之外，然尚書省爲天下行政之總樞如故，故唐世語文常以「會府」「政本」稱之。

按：此類語句不勝舉，姑檢數例如次：舊書七四劉洎傳，貞觀中，「上疏曰，尚書萬機，實爲政本。」（會要五八同）。會要五七尚書省條：「龍朔三年六月十五日，上謂左肅機崔餘慶曰，中臺政本，衆務所歸。」同書五八左右丞條：「永昌元年三月二十日勑曰，元閣會府，區揆實繁。」此猶可謂神龍以前也。又會要五八左右司員外郎條：「（開元）五年四月九日勑，尚書省天下政本。」全唐文三三二郭子儀讓加尚書令表：「臣聞王政之本繫於中臺，天下所宗，謂之會府。」此則神龍以後矣。

然其與中外百司之關係及其總會國政而推行之之方式究竟如何，政書未有明文，有之亦不具體，而敍六部與寺監之職又往往似有相類處，如戶部之與司農太府，禮部之與太常鴻臚，兵部之與太僕衛尉，刑部之與大理，工部之與少府將作，所掌幾若相類；故古今學者不無困惑致疑，有所誤解，以爲六部與寺監之職權多有相同重複混淆者，且有謂寺監爲閒司，研究唐制可不具論者。（最早在唐代中葉以後卽有此議，蓋其時尚書省之職權已失墜，其與寺監之關係，其與寺監性質之差異皆已模糊不明顯故也，如杜佑卽最著者，詳本節之末）實皆不然。何者？六典載尚書省及九寺諸監之官吏員數（舊志新志略同，無大出入），都省及六部官僅一百五十七員，吏僅一千一百二十一人，而寺監官吏之員額皆數倍於尚書省，總共不啻萬人。卽就一般人所謂職掌相類之部與寺監而言，則寺監官吏員額恒爲職掌相類之部之數倍乃至十餘倍不等，則尚書六部之組織極簡單，而九寺諸監之組織極龐大也。

按：六部中惟吏部職務較爲綜合性，與寺監關係較少。其餘諸部，據六典，戶部四司自尚書以下官僅二十五員，吏一百九十八人，而掌倉儲之司農寺轄四署數監，官吏多至六百數十人，掌財貨之太府寺轄八署，官吏亦近三百人。兵部

四司自尚書以下官亦二十五員，吏二百二十三人，而掌厩牧車輿之太僕寺轄四署數牧監，官吏多至二千四百人以上，掌兵械之衛尉寺亦轄三署，官吏數百人（手頭所用六典有脫文而兩志吏數大異）。禮部四司自尚書以下官十八員，吏七十二人，而掌禮之太常寺轄八署，官吏多至一千五百以上，光祿鴻臚國子官吏亦千百數。工部四司自尚書以下官十九員，吏一百零六人，而掌工程之將作少府兩監官吏亦八九百人。惟刑部自尚書以下官二十四員，吏一百六十七人，而大理寺官三十七員，吏二百四十八人，不及刑部之兩倍，斯爲相關諸部寺中官吏員數最相近者矣。

寺監之組織既視諸部遠爲龐大，而寺卿諸監之品秩固與尚書略均（尚書正三品，卿監從三品），若謂寺監與部之職掌性質相同，爲並行之施政機關，則卿監之權勢及其在當時政治上之重要性至少不應低於尚書，然事實上，不但不及各部尚書及侍郎，即比之各司郎中（五品）亦有遜色，何耶？若謂九寺諸監皆是閒司，姑無論何以任其組織龐大如此，而國家大政亦決非尚書省一百五十七員之官，一千一百餘人之吏所能集辦。由此觀之，六部與寺監之職權似同實必相同，而寺監亦決非閒司，可斷言矣。

然則尚書六部與九寺諸監之職權所異何在？彼此間亦有相聯之關係否？此則所當申論者。

按：漢代國家政令，丞相總其綱，而九卿分掌之。尚書仍皇帝之秘書機關，非直接行政機關。漢季、魏、晉以下，尚書漸奪九卿之職權，直接參預行政，然九卿沿置不廢，與尚書皆承君相之命，推行政務，故職權常至重複混淆，不能析辨。前賢及近人謂六部九卿之職權多有重複，惟此時爲然。經過三百餘年之釐革調整，至唐（隋或已然待考），雖寺監與六部並存，然其性質職權及其在行政系統中所居之地位已大有區別。今存唐代政書對於此種區別雖未具體明言，然朝廷詔勅、唐人議論、敦煌殘卷及日本令集解中則頗有流露，復參以六典兩志敍述六部寺監職權之文，諦審詳思，則六部與寺監諸衛之性質不同，且其間有下行上承之關係，非平行之關係也。

唐代前期尚書省之地位及其六部職權之性質皆與寺監諸衛東宮官屬迥異，當世之人蓋知之甚審，惟習於其事，以爲當然，故少言之耳。及中唐之世，尚書職廢，諸使繁興，朝野君臣有惜舊章之墜落者始發於議論，見於制勅。其論職權性質之不同者，以蘇冕

之言最爲具體且極扼要。其言曰：「九寺、三監、東宮三寺，十二衛及京兆河南府是王者之有司，各勤所守，以奉職事。尚書准舊章立程度以頒之。」（會要七八諸使雜錄條引蘇氏駁議）此誠一語中綮。執此以衡六典舊志敍六部九寺諸監之文，則知六典舊志雖未具體說明六部職權之性質與寺監不同，然其記述官職之行文遣詞則大有區別，而職權性質之不同，卽隱寓其中；惟前人疏忽，未深思耳。

前論尚書六部之職權所引六典舊志之文，皆採同一之方式云：「某某尚書侍郎之職掌天下某某……之政令。其屬有四，一曰某，二曰某，三曰某，四曰某，尚書侍郎總其職務而奉行其制命。凡中外百司之事由於所屬皆質正焉。」而敍九寺諸監職權之方式則迥異。茲據六典舊志（新志多簡略）詳列於下：

太常寺

六典一四：「太常卿之職掌邦國禮樂郊廟社稷之事，以八署分而理焉，一曰郊社，二曰太廟，三曰諸陵，四曰太樂，五曰鼓吹，六曰太醫，七曰太卜，八曰廩犧，總其官屬，行其政令。（新志無此八字）」舊志同。

光祿寺

六典一五：「光祿卿之職掌邦國酒醴膳羞之事（新志作「之政」），總太官、珍羞、良醖、掌醢四署之官屬，修其儲備，謹其出納。」舊志同。

衛尉寺

六典一六：「衛尉卿之職掌邦國器械文物之政令（舊志作「之事」，新志無），總武庫、武器、守宮三署之官屬，……凡天下兵器入京師者，皆籍其名數而藏之。」舊志同。

宗正寺

六典一六：「宗正卿之職掌皇九族六親之屬籍，以別昭穆之序，紀親疏之列，並領崇元（玄）署。」舊志同。

太僕寺

六典一七：「太僕卿之職掌邦國廐牧車輿之政令，總乘黃、典廐（舊志脫此二字）、典牧、車府四署，及諸監牧之官屬。」舊志同。

大理寺

六典一八：「大理卿之職掌邦國折獄詳刑之事（新志無「之事」）。」舊志同。

鴻臚寺

六典一八：「鴻臚卿之職掌賓客及凶儀之事，領典客、司儀二署，以率其官屬而供其職務。」舊志同。

司農寺

六典一九：「司農卿之職掌邦國倉儲委積之政令（舊志作「之事」，新志同），總上林、太倉、鈎盾、導官四署與諸監之官屬，謹其出納，而修其職務。」舊志同。

太府寺

六典二〇：「太府卿之職掌邦國財貨之政令，（舊志無「之政令」亦無「之事」，蓋脫文，新志作「掌財貨廩藏貿易」亦無「之政令」），總京都四市、平準、左右藏、常平八署之官屬，舉其綱目，修其職務。」舊志同。

國子監

六典二一：「國子祭酒司業之職掌邦國儒學訓導之政令，有六學焉，一曰國子，二曰太學，三曰四門，四曰律學，五曰書學，六曰算學。」兩志同。

少府監

六典二二：「少府監之職掌（舊志「掌」下有「供」字）百工伎巧之政令（新志作「之政」，舊志作「之事」），總中尚、左尚、右尚、織染、掌冶五署之官屬（新志五署下有「及諸冶鑄錢互市等監」九字），庀其工徒，謹其繕作。」舊志同。

將作監

六典二三：「將作大匠之職掌供邦國修建土木工匠之政令，總四署三監百工之官屬以供其職事。」兩志同。

都水監

六典二三：「都水使者掌川澤津梁之政令，總丹棫河渠三（二）署之官屬。」兩志同。舊志又云：「凡虞衡之採捕，渠堰陂池之壞決，水田斗門灌溉，皆行其政令。」

據此則寺監之用字遣詞不一。就九寺言：六典之衛尉、太僕、司農、太府四寺作「掌某某之政令」；太常、光祿、大理、鴻臚四寺作「掌某某之事」；宗正寺則作「掌某

某之屬籍」，是亦「事」也。舊志釐改「之政令」爲「之事」，惟太僕失改耳（亦可能今本之誤）。則大體言之，九寺之職是掌某某之事也。就四監言，六典皆作「之政令」，舊志改少府監「之政令」爲「之事」，餘則未改。然監之地位，又次於九寺，且其職掌均極具體，是掌事務非掌政令也。且九寺四監除宗正大理鴻臚三寺及國子一監外，其餘六寺三監皆云有某事則供某物，或云「以供其職事」，（殿中監亦然。又全唐文五一〇陸長源上宰相書論官曹職廢云「光祿不供酒，衛尉不供幕」亦以寺監之職在供事物也。）益徵作「掌某某之事」爲正確，舊志之釐改，是也。復按：六部所統二十四司之職多在審度勾稽，頒節制，辨名數；云「掌某某之事」者僅戶、倉、祠、膳、虞及主客六司而已，然其事之性質亦審勾辨節之類，仍非實地掌管也。而九寺諸監所統諸署，十之八九皆云「掌某某之事」，間有云掌某某之法，之儀，之物，之屬，皆具體之事物，與二十四司職在審勾辨節者迥異；是亦寺監爲掌事機關之明證也。又最首太常寺之職云「掌某某之事，以八署分而理焉。……總其官屬，行其政令。」最末都水監亦云「行其政令」。是敍寺卿之職之形式或亦與六部略同，惟易「之政令」爲「之事」，易「奉行其制命」爲「行其政令」，又無「凡中外百司之事由於所屬皆質正焉」之類之語句耳。然則尚書六部之職是「奉行制命」，以「掌政令」，而頒其節制，「凡中外百司之事由於所屬皆質正焉」；九寺諸監之職則「行政令」以「掌諸事」，上有所需，則供之；此正與蘇冕所謂尚書「立程度以頒之」，寺監「勤所守以奉職事」相應矣。

以上皆就六典兩志總敍六部與寺監職掌之文推其性質之不同如此，參以蘇氏之言，已可想見尚書六部與寺監有下行上承之關係，非平行之關係也。又冊府六〇云：「（高宗）上元三年閏三月，詔曰：制敕施行，既爲永式，比用白紙，多有蟲蠹。自今已後，尚書省頒下諸司諸州，及州下縣，宜並用黃紙。」諸司卽指寺監等中央行政機關而言，是寺監爲承受於尚書省之下級機關一如州府，非平行機關也。今更就六典兩志及會要各卷，隨時偶露此等關係處臚列而觀之。

六典一六宗正寺：「凡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之親分五等，皆先定於司封，宗正受而統焉。」（會要六五同。新志同，略。）

又：「凡大祭祀及冊命朝會之禮，皇親諸親應陪位豫會者則爲之簿書，以申司封。若皇親爲王公子孫應襲封，亦如之。」（舊志同。新志同，略。）

六典二吏部，本注：「舊齋郎隸太常，則禮部簡試。開元二十五年隸宗正，則十月下旬，宗正申吏部應試。」（會要五九略同。）

新志：宗正寺崇玄署，「僧尼道士女冠，……每三歲州縣爲籍，一以留縣，一以留州，僧尼一以上祠部，道士女冠一以上宗正，一以上司封。」按：此制行時，僧尼屬祠部，道士女冠屬宗正，屬宗正者必上籍於司封，屬祠部者不必副籍於太常或鴻臚，正見尚書爲上級機關，寺監爲下級機關也。

——以上顯示吏部與宗正寺之關係——

六典三戶部：「倉部郎中員外郎掌判天下倉儲受納租稅出給祿廩之事。」（兩志同）又云：「乃置木契一百枚以與出給之司相合（舊志同，新志略同），以決（南宋本作次）行用隨符牒內（南宋本無內字）而給之。」注：「倉部置木契一百隻，三十隻與司農寺合，十隻與太原倉監合，十隻與永豐倉監合，二十隻與東都司農寺合，二十隻行從倉部與京倉部合，十隻與行從司農寺合。」

——以上顯示戶部之倉部與司農寺之關係——

六典三戶部：「金部郎中員外郎掌庫藏出納之節，金寶財貨之用，權衡度量之制，皆總其文籍而頒其節制……凡庫藏出納皆行文牓季終而會之，若承命出給則於中書省覆而行之，百司應請月俸則符牒到所由皆遞覆而行之，乃置木契與應出物之司相合，以次行用，隨符牒而合之，以明出納之愼。」（舊志同，略）注：「金部置木契一百一十隻，二十隻與太府寺合，十隻與東都合，十隻與九成宮合，十隻與行從太府寺合，十隻行從京部（南宋本作「金部」是）與京金部合，十隻行從金部與東都合，二十隻與東都太府寺合，二十隻東都金部與京金部合。」

新志太府寺條：「凡在署爲簿，在寺爲帳，三月一日報金部。」六典二〇太府寺，「丞掌判寺事，凡左右藏庫帳……請受輸納人名物數皆要於簿書，每月以摹印紙四張爲之簿……月終留一本於署，每季錄奏，兼申所司。

——以上顯示戶部之金部與司農寺之關係——

會要五七尚書省條：「會昌五年六月敕……比事深關禮法羣情有疑者，令本司申尚書省下禮官參議。」按禮官謂太常。

六典一四太常寺：「太樂署……凡習樂，立師以教，每歲考其師之業課爲上中下三等申禮部。」（舊志同）

會要五九太府齋郎條：「開元二十四年三月十二日，敕齋郎簡試並於禮部集。至二十五年正月七日，敕諸陵廟並宜隸宗正寺，其齋郎遂司封補奏。至天寶十二載五月十一日，陵廟依舊隸太常寺，齋郎遂屬禮部。至大曆二年八月二十五日，敕陵廟宜令宗正寺檢校，其齋郎又司封收補聞奏。至貞元三年九月二十六日，禮部尚書蕭昕奏，太廟齋郎准式禮部補，大曆三年後被司封官稱管陵廟便補奏齋郎，亦無格敕文。准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制，每事並歸有司，其前件齋郎合於禮部補奏。勅旨依付所司准格式處分。至今禮部員外郎補。」

——以上顯示禮部與太常寺之關係兼示吏部司封與宗正寺之關係——

六典一八鴻臚寺：「凡二王之後及夷狄君長之子襲官爵者，皆辨其嫡庶，詳其可否，以上尚書。」

又：「凡天下寺觀三綱及京都大德，皆取其道德高妙爲衆所推者補充，上尚書祠部。」（舊志同）

新志：「海外諸蕃朝賀，……凡客還，鴻臚籍衣齋賜物多少，以報主客，給過所。」

——以上顯示禮部主客祠部與鴻臚寺之關係——

六典二一國子監：「承掌判監事，凡六學生每歲有業成上於監者，以其業與司業祭酒試之。……登第者，白祭酒上于尚書禮部。」（舊志同；新志同，略。）

會要六六國子監：「長慶二年閏十月，祭酒韋乾度奏：當監四館學生每有及第闕員，其四方有請補學生並不曾先於監司陳狀，便自投名禮部，計會補署。監司因循日久，官吏都不檢舉，但准禮部關牒收管，有乖大學引進之路。臣忝守官，請起今已後，應四館有闕，其每年請補學生者，須先經監司陳狀請替某人闕，監司則先考試通畢，然後具姓名申禮部，仍稱堪充學生。如無監司解申，請不在收管之限。……勅旨宜依。」

——以上顯示禮部與國子監之關係——

六典一六衛尉寺：「丞掌判寺事，凡器械出納之數，大事則承制勅，小事則由

省司。」新志作「小事則聽於尚書省。」

——以上顯示兵部之庫部與衛尉寺之關係——

六典一七太僕寺：「凡監牧所通羊馬籍帳則受而會之，以上尚書駕部，以議官吏之考課。」（舊志同；新志同，略。）

——以上顯示兵部之駕部與太僕寺之關係——

六典一八大理卿：「凡諸司百官所送犯……詳而質之，以上刑部，仍於中書門下詳覆。」（兩志同。）

新志：「刑部郎中員外郎掌律法，按覆大理及天下奏讞，爲尚書侍郎之貳。」

會要三九定格令條：「貞觀（元之譌）二年七月二十三日，刑部侍郎韓洄奏：刑部掌律令定刑名，按覆大理及諸州應奏之事。」

會要六六大理寺條：「開元八年勅，內外官犯贓賄及私自侵漁入已至解免已上有訴合雪及減罪者，並令大理審詳犯狀申刑部詳覆；如實寃濫，仍錄名送中書門下。其有遠年斷雪近請除罪，亦准此。」

又：「元和四年九月，刑部大理覆斷繫囚，過爲淹滯，是長奸倖。自今以後，大理寺檢斷不得過二十日，刑部覆下不得過十日。如刑部覆有異同，寺司重斷不得過十五日，省司重覆不得過七日。」

同書五七尚書省條：「會昌五年六月勅……比事深關（略）刑獄，亦先令法官詳議，然後申刑部參覆。」

又一四獻俘條：「元和十二年……李愬平淮西，擒逆賊吳元濟……獻于太廟。……攝刑部尚書王播奏請付所司，制曰可。大理卿受之以出，斬于子城之西南隅。」

——以上顯示刑部與大理寺之關係——

六典七工部：「凡興建修築材木工匠，則下少府將作以供其事。」舊志云：「凡京師東都有營繕，則下少府將作以供其事。」（新志同）

六典二二少府監：「丞掌判監事，凡五署所修之物須金石齒革羽毛竹木而成者（舊志無「須」字以下），則上尚書省，尚書省下所由司以供給焉（以上舊志同，略）。凡五署之所入于庫物，各以名數並其州土所生以籍之，季終則上于所

由，其副留于監。」

同書二三將作監：「丞掌判監事，凡內外繕造百司供給，大事則聽制勅，小事則俟省符（新志同，略），以諮大匠而下於署監以供其職。」又云：「凡營造修理土木瓦石不出於所司者，總料其數上於尚書省。」

——以上顯示工部與少府監將作監之關係——

據政書此類條文，則尚書之於寺監曰下，曰頒；寺監之於尚書曰申，曰上，曰報，曰受，曰聽；此乃下行上承之關係，決非平行之關係之明證也。且寺監之於尚書省非籠統之關係，而爲分別之關係，最顯者如司農寺承受於戶部之倉部司，太府寺承受於戶部之金部司，衛尉寺承受於兵部之庫部司，太僕寺承受於兵部之駕部司，大理寺承受於刑部，少府監作將監承受於工部，太常寺鴻臚寺國子監承受於禮部，他如宗正寺亦幾承受於吏部，惟光祿寺不言所承，推其性質，蓋亦承受於禮部者。

按：此種承受關係皆已見前引材料。而會要五九大廟齋郎一條記大廟隸屬，前後五易，始隸太常寺，開元二十四年改隸宗正寺，天寶十二載復隸太常寺，大曆二年又改隸宗正寺，貞元三年復隸太常寺；其隸太常，則齋郎由禮部奏補，其隸宗正，則齋郎由吏部司封奏補，更足證某寺之與某部本有固定之承受關係矣。

尚書六部與寺監之關係如此，故尚書省亦以符下於寺監，且以「符到奉行」命之。

按：會要二六牋表例條：「舊制，上所及下，其制有六：天子曰制曰勅曰冊，皇太子曰令，親王公主曰敎，尚書省下州，州下縣，縣下鄉皆曰符也。」六典一及舊志同。皆不言尚書省以符下寺。而敦煌發現經卷紙背開元公式令殘卷之符式如次：

「尚書省　　爲某事

某寺主者云云，案主姓名，符到奉行……

……

右尚書省下符式，凡應爲解上者，上官向下皆爲符，首判之官署位……」（轉引自唐令拾遺頁五五八）

又日本公式令符式條集解云：

「釋云:……唐令符式云: 尚書省下諸寺……」(同上頁五五九)

則「上官向下皆爲符」; 尚書省行諸寺文書亦曰符, 且以「奉行」命之, 一如下諸州矣。檢六典二三, 將作監之職云: 「凡內外繕造百司供給, 大事則聽制勅, 小事則俟省符。」新志同。政書中惟存此一條足資參證。

前論六部與寺監職掌之性質迥異, 尚書六部「奉行制命」而「掌政令」, 九寺諸監「行政令」而「掌諸事」。今考六部與寺監下行上承之關係如此, 則所謂「行政令」者, 卽奉行尚書省之政令耳。全唐文四六六陸贄論裴延齡姦蠹書: 「總制邦用, 度支是司, 出納貨財, 太府攸職, 凡是太府出納, 皆稟度支文符, 太府依簿以奉行, 度支憑按以勘覆, 互相關鍵, 用絕姦欺。其出納之數, 每月中旬申聞, 其見在之數, 則每月計奏, 皆經度支勾覆。」此段論度支與太府寺之關係及其職權之分別, 最爲顯豁。同書四八六權德輿論度支疏: 「判度支裴延齡……往者貳大農之卿, 長司太倉出納, 號爲稱職; 蓋有恆規。陛下……切於賞善, 權委邦賦。……度支所務, 天下至重, 量入爲出, 從古所難, ……調其盈虛, 制其損益, 苟非全才通識, 則有所壅。」又云: 「權其輕重(此云度支), 固與守之之才(此云大農)不同。」此段論度支與大農寺之關係及其職權之分別亦極顯豁。此處度支雖指判度支使而言, 然判度支卽判戶部之度支司兼及倉部金部者, 足證戶部與太府大農兩寺之關係本如此也。陸權此論確切說明戶部與司農太府兩寺之性質絕異而有下行上承之密切關係, 尤爲政書强有力之旁證。又按六典六, 大理寺有獄, 而刑部則無獄, 此亦刑部掌刑律政令而非執行機關, 其執行則在大理之强證也。綜上以觀, 尚書六部與九寺諸監之性質、職權及其在行政系統中所居之地位釐然有別。蓋尚書六部二十四司上承君相之制命, 製爲政令, 下於寺監, 促其施行, 而爲之節制; 寺監則上承尚書六部之政令, 親事執行, 復以成果申於六部。故六部爲上級機關, 主政務; 寺監爲爲下級機關, 掌事務; 六部爲政務機關, 寺監爲事務機關; 六部長官爲政務官, 寺監長官爲事務官。權德輿謂: 大農事有「恆規」, 乃「守之之才」; 度支「權其輕重」, 必恃「通識」。此雖僅論戶部與大農性質職權之不同, 亦可推而廣之, 視爲六部與九寺諸監性質職權之共同差異, 此論較蘇冕之言更爲具體明確, 且與今代行政學論政務官與事務官性質職權之不同合如符契矣。尚書六部旣爲政務機關, 掌政令, 故官員不必多, 而地位權勢特隆; 九寺諸監爲事務機關, 故地位權勢不甚隆而組織常

龐雜；前設之疑可渙然氷釋矣。

或者曰：尚書六部與九寺諸監之性質不同而有下行上承之關係如此，則寺監縱不直轄於尚書省，至少亦文屬焉；何以六典兩志不具體明言歟？應之曰：古代記載官制之書特注意其職掌及其本機關之組織，至於上隸下轄例多忽略，習以爲常，讀者心知其義亦不致疑；如漢書百官公卿表敍丞相不云統九卿，敍九卿不云隸丞相，然其上下統隸之關係，固無人致疑也。六典兩志敍尚書令僕則云「綱紀百揆」，「禮絕百僚」，「天下大事不決者皆上尚書」；敍六部則云「凡中外百司之事由於所屬皆質正焉」。諸如此類語句，比之其他史書職官志已較能顯豁尚書省之地位；所以啓後人之疑者，乃唐制掌政掌事分爲兩橛，此其特點，爲前代所未嘗有，爲學者所不習見，故或疑其參差雷同，或疑其閒司無職耳。

唐代行政機關除尚書省外，惟九寺諸監諸衛及東宮官屬以及諸道州府耳。尚書六部與九寺諸監之性質不同而有下行上承之關係，已詳考如上。其諸衛亦文屬兵部，凡有興革則兵部主之，亦見前考。至於東宮官屬，則六典兩志明言其爲承望於尚書省之下級機關。

> 六典二六：「太子詹事之職統東宮三寺十率府之政令（以上新志同），舉其綱紀而修其職務……凡天子六官之典制皆視其事而承望焉。」舊志同，略。六典又云：「凡勅令及尚書省二坊符牒下於東宮諸司者，皆發之。（以上新志同）。若東宮諸司之申上者，亦如之。」同書二七：「太子家令寺……凡寺署之出入財物役使工徒，則刺詹事上于尚書。」按：所謂六官之典卽六部也，又唐制上之造下其制有六，曰制、勅、冊、令、敎、符，此稱尚書省符，又云上于尚書，則東宮官屬爲承望尚書省之下級機關必矣。

而諸道州府之承望於書省，亦明見政書，自昔無人致擬矣。

> 按：前引會要、六典、舊志，上之造下其制有六，尚書省下州，州下縣，縣下鄉，皆爲符，則州府上承尚書省自不待言。又六典三〇：「京兆河南大原牧及都督刺史掌清肅邦畿，考覈官吏……皆附于考課以爲褒貶，若善惡殊尤者隨卽奏聞，若獄訟之枉疑，甲兵之徵遣，興造之便宜，符瑞之尤異，亦以上聞。其常則申于尚書省也。」舊志同。

綜上所考，則唐代各種行政機關如九寺、諸監、諸衛、東宮官屬及諸道州府，縱不皆直接統轄於尚書省，然在行政上皆承受於尚書省，則無疑也。按唐代東宮官屬卽朝廷全部機構之縮型，有左右春坊以擬門下中書二省，有三寺以擬九寺諸監，有十率府以擬諸衛，其詹事府則擬尚書省者。六典兩志皆云：太子詹事府詹事少詹事「掌統東宮三寺十率府之政令。」而於尚書省則未具體明言其統九寺諸監諸衛，致啓後人之疑。然六典舊志敍各部職掌皆云：「凡中外百司之事由於所屬皆質正焉」；新志總敍尚書省亦云「天下大事不決者皆上尚書省」；又政書皆云尚書省政事會府，僕射師長百僚；諸如此類語句，亦足徵尚書省總統內外矣。今所詳考惟在更明確說明：就職權性質言，尚書六部與寺、監、諸衛、東宮官屬、天下州府截然不同，就行政統系言，則有下行上承之密切關係，以釋古今之疑耳。

九寺、諸監、諸衛及東宮官屬以及諸道州府既均爲承受於尚書省之下級機關，故有事皆申尚書省取裁聞奏，不能逕奏君相。

按：代宗時，感尚書舊章之墜廢，屢申復舉舊章之詔，故時時涉及舊章之體制。如會要五七尚書省條：「永泰二年四月十五日制：……朕纂承丕緒，遭遇多難，典章故事久未克舉。其尚書宜申明令式，一依故事，諸司諸使及天下州府有事准令式各（合）申省者，先申省司取裁，並所奏請，勅到省，有不便于事者，省司詳定聞奏，然後施行。」諸司卽指九寺諸監諸衛及東宮官屬等而言，是開元以前之舊制，中央諸司諸使及天下州府有事皆先申尚書省取裁也。又冊府六四：「（大曆）十四年正月（會要五七作六月）敕書（會要作勅）…諸使（會要作天下諸使）及州府有須改革處置事，一切先申尚書省，委僕射以下商量聞奏，外使及州府（會要無此五字）不得輒自奏請。」此僅就外使及州府而言。按前制申明中外百司有事皆申尚書省取裁一如舊式，蓋時異世易，事實上已行不通，故思其次，但期外官使司有事必申尚書省耳。自此中央行政系統已大紊矣。

君相制敕亦必先下尚書省詳定然後下行中外百司。

按：六典一：「凡制敕施行……必由於都省以遣之。」又前引冊府六〇，高宗上元三年詔云：「制勅施行既爲永式，比用白紙，多有蟲蠹，自今已後，尚書省頒下諸司諸州及州下縣，宜並用黃紙。」尤足與六典相印證。又前引會要五七尚

書省條，永泰二年四月制，已明言「勅到省有不便於事者，省司詳定聞奏，然後施行。」同條又云：「(開元)十九年四月二十六日勅，尚書省諸司有勅後起請及勅後所司商量事，並錄所請及商量狀送門下及中書省，各連於元勅後。所申仍于元勅年月前云起請及商量如後。」是制勅必經尚書省且經詳定也。又會要尚書省條：「神龍二年九月一日勅，門下及都省宜日別錄制勅，每三月一進。」蓋亦以制勅由中書下行後必經之機關惟門下與尚書省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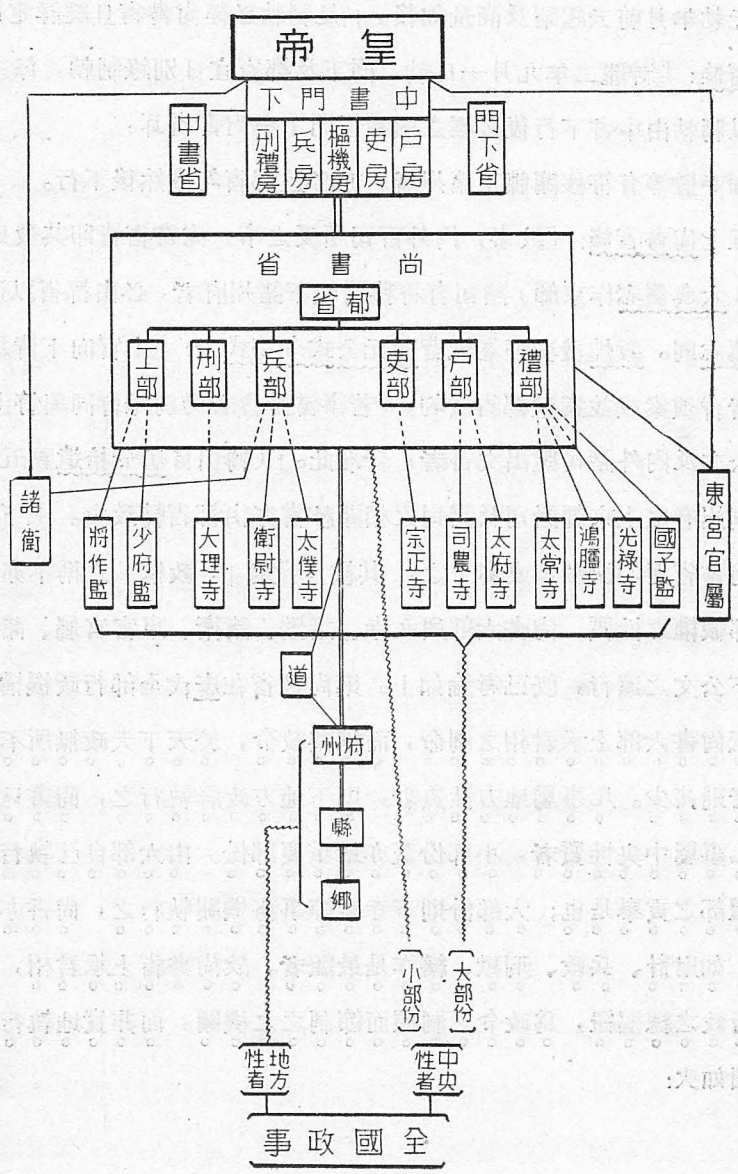
其京師諸司如寺監等有符移關牒下諸州者，亦必送都省勾檢然後下行。

會要五七尚書省條：「故事，內外百司所受之事，尚書省皆印其發日爲立程限，京府（六典舊志作京師）諸司有符移關牒下諸州府者，必由都省以遣之。」六典一及舊志同。敦煌發現經卷紙背開元公式令符式云：「上官向下皆爲符……其出符者皆須案成並案送都省檢勾，（若事當計會者仍別錄會同與符俱送都省），其餘公文及內外諸司應出文書者，皆准此。」（轉引自唐令拾遺頁五五八）

推此而言，則州府之上京師諸司及諸司之相關移當亦由都省轉致矣。上下左右之公事文移畢會於尚書省而勾決發遣或奏上之，其被「會府」「政樞」之稱不亦宜乎？

關於尚書六部職權之性質，尚書六部與九寺、諸監、諸衛、東宮官屬、諸道州府之關係，以及上下公文之運行，既已考論如上。則尚書省在唐代全部行政機構中所居之地位自顯。大抵尚書六部上承君相之制命，而總其政令，於天下大政無所不綜，然直接由六部執行者則甚少。凡事屬地方性質者，則下地方政府執行之，尚書只處於頒令節制之地位。凡事屬中央性質者，小部份蓋亦最重要部份，由六部自己執行，如吏部兵部之銓選與禮部之貢舉是也；大部份則下寺監等事務機關執行之，尚書亦只處於頒令節制之地位，如財計、兵政、刑獄、繕作是最顯者。故尚書省上承君相，下行中外百司，爲全國行政之總樞紐，爲政令之制頒而節制之之機關，而非實地執行之機關。今作行政系統圖如次：

圖統系政行代時元開


帝皇
中書門下
中書省
刑禮房
兵房
樞機房
吏房
戶房
門下省
尚書省
省都
工部
刑部
兵部
吏部
戶部
禮部
諸衛
將作監
少府監
大理寺
衛尉寺
太僕寺
宗正寺
司農寺
太府寺
太常寺
鴻臚寺
光祿寺
國子監
東宮官屬
道
州府
縣
鄉
地方性者
中央性者
小部份
大部份
全國政事

此圖乃玄宗開元時代之制度。唐初與此畧同，惟無「道」。又其時尚無「中書門下」之機關，而僕射爲宰相正官，尚書省爲宰相機關兼行政機關，故其時尚書省實兼有此圖「中書門下」與「尚書省」之地位，權任更隆矣。及安史亂後，使司繁興，既奪六部之權，且侵寺監之職矣。

按：會要五七尚書省條：大曆五年詔政歸尚書，有云：「省寺之務多有所分，簡而無事，曠而不接，今大舉綱目，重頒憲章，並宜詳校所掌，明徵典故。」此統言尚書省及九寺職權爲諸使所分奪也。全唐文五一〇陸長源上宰相書：「尚書六司，天下之理本，兵部無戎帳，戶部無版圖，虞水不管山川，金倉不司錢穀，光祿不供酒，衛尉不供幕，秘書不校勘，著作不修撰，官曹虛誤，祿俸枉請。」時在貞元中。又會要五九度支使條：「貞元初（當作元和初，或貞元末）度支杜佑讓錢穀之務，引李巽自代。先是，度支以制用惜費，漸權百司之職，廣置吏員，繁而難理。佑始奏營繕歸之將作，木炭歸之司農，染練歸之少府，綱條頗整，公議多之。」舊書一四七本傳同。是使司不但奪六部之權，且侵寺監之職也。

於是尚書省之職權與地位遽見墜落，上表所示之行政體系因而破壞，諸使固直承君相之制命，推行政務，寺監百司有事亦不一定先上尚書，（故代宗特詔諸事先上尚書以矯之），尚書省徒具軀殼，已失其行政總樞紐之地位，制度胚變，體系自紊。當時學者對於舊制固尚有能深切瞭解如蘇冕者，而一般人士則已模糊不清。不幸爲後人推重之杜佑對於前期之制度亦無眞切之認識，不免雷同俗見，往往據正在劇變中百弊叢生之當時現狀，上訾開元以前之制，似唐初以來卽如此者。此大謬也。後人震於杜氏通典之權威，又不精究六典兩志之文，遂致困惑，貽誤千載矣。

按：謂唐代尚書省六部與寺監重複，職掌混淆，如一南北朝者，當始於中唐時代之杜佑。通典職官一：「蓋尚書省以統會衆務，擧持綱目，……九寺五監以分理羣司。」（此亦可能爲劉秩語）此言尚書省與寺監不同，雖不如前引蘇冕陸贄權德輿之言之具體，然亦庶幾近之。而同書職官七本注云：「隋代復廢六官，多依北齊之制，官職重設，庶務煩滯，加六尚書似周之六卿，又要別立寺監，則戶部與太府分地官司徒職事，禮部與太常分春官宗伯職事，刑部與大理分秋官司寇職事，工部與將作分冬官司空職事，自餘百司之任多類於斯，欲求理要，

實在簡省。」是以尚書省與寺監爲重設矣。又全唐文四七七杜佑省官議（亦已採入通典職官二二）云；「昔皐繇作士師，正五刑，今刑部尚書大理卿是二皐繇也。垂作共工，利器用，今工部尚書將作監是二垂也。契作司徒，敷五敎，今司徒戶部尚書是二契也。伯夷秩宗，典邦禮，今禮部尚書禮儀使是二伯夷也。伯益作虞，掌山澤，今虞部郎中都水使者是二伯益也。伯冏作太僕，掌車馬，今太僕卿駕部郎中尚輦奉御閑厩使者是四伯冏也。」是以尚書省與寺監及司徒諸使爲重設矣。重設之意義有二：一則上下之重，卽余此文所論前期制度，政事推行分爲上下兩橛，尚書掌政令，寺監掌執行；一則並列之重，卽一般論魏晋以下之制，尚書與寺監並掌政務，混淆不清也。杜氏以隋唐之制與南北朝並論，又以尚書寺監之重與尚書司徒諸使之重等量齊觀，（司徒實不掌政事，若掌政事自與戶部並列不相上下，至禮儀使則與禮部並行者），又列駕部於太僕之下，則其命意皆並列之重，非余所謂上下之重也。范祖禹唐鑑二云：「官名之紊莫甚於唐，且既有太尉司徒司空，又有尚書省，是政出於二也。既有尚書省，而又有九寺，是政出於三也。」是卽承杜氏之言而推衍者。杜佑、唐人且爲權威學者，宜乎千餘年相承云然，未有非議者。然杜氏此論實未精審。蓋杜氏對於尚書、寺監與諸使三者之性質，不能別其異同也。其所以不明尚書寺監諸使三者性質之有別，亦自有故。蓋尚書掌政令，寺監掌諸事，其間有下行上承之關係，乃開元以前之制，安史亂後，尚書省之地位墜落，職權已廢，魏晋南北朝惟諸寺與尚書並承君相之命推行政務，至此時則尚書寺監之外又有諸使並行政事矣。制度之弊蓋有過於南北朝，杜氏就時制爲言，以爲並行重設，固不謬也；惟其意似以爲自唐初以來卽如此，則大謬耳。大抵杜氏對於唐代前期尚書省之制度並無深切之認識，自亦不能辨時制與舊制之差異，故其對於官制所發之議論皆以時制爲出發點而並訾舊制矣。此觀其僕射議尤爲明徵（全唐文四七七，已收入通典職官四）。按：唐初尚書令僕爲宰相正官，統率百僚，侍中中書令雖處機密，不能比也。三公雖品秩爲崇，亦不能比也。其時惟太宗以開國元勳兼爲親王，故得居尚書令之位；其後人臣均不敢居。太宗爲人外寬宏而內忌刻，卽僕射亦常不除任，末年更缺人數歲，親如長孫無忌亦只居太尉知中書門下二

省事，不敢知尚書省僕射事，以避嫌疑。高宗卽位，元勳如李勣，亦只居司空同中書門下三品之位，不敢居僕射之任。凡此皆僕射在政治上之地位遠非三公及侍中中書令可比之强證。是以師長百僚者，固應爲僕射，非三公侍中中書令也。其後僕射旣被摒於衡軸之外，又失其行政總匯之地位，殺其禮儀，事固應然。而杜氏以爲僕射品秩尊崇不如三公，統宰國政不如侍中中書令，因而非毀舊儀，是亦以時事論舊制也。議時事則是，訾舊制則謬矣。其所以致誤之由，亦與論尚書寺監爲並列重複者，如出一轍矣。杜氏論職官不但不明時制與舊制已異，而出言亦殊輕率，「契作司徒」下照杜氏意旨當云：「今戶部尚書、司農、太府、度支使、鹽鐵轉運使，是五契也。」乃言不出此，而云：「今司徒，戶部尚書，是二契也。」夫太尉司徒司空，本爲閒官，毫無職事，謂應省廢，可也。而以毫無職事之司徒與戶部尚書並論，以爲重設亂政，豈不大謬。蓋因「契作司徒」，唐有司徒之官，故率爾言之耳，不自知其大謬也。論證輕率如此，則其議論非眞知灼見，從可知矣。行文至此，吾有一設想。杜氏通典旣本自劉秩政典而擴充之，成書又在居高位當權柄之時，蓋集衆學士之力而成，非杜氏一人工力所至也。然則杜氏本人之學力究竟如何，實大有問題。（實則卽就通典本書而言，前人固皆推其精博，然若以現代史學考證方法衡之，實亦甚粗疏）陸贄權德輿皆與杜氏同時之碩學名相，當時宗仰過於杜氏，其識力決不在杜氏之下，且其所論之事極具體實指，非泛泛言之，尤爲可信。至於蘇冕，官低職卑，毫無憑藉，惟以藏書博學馳譽朝野，尤精唐制，起武德至貞元撰會要四十卷，爲會要體裁之始。蘇氏旣爲唐制專家，又能創作體裁，其對於唐代制度之認識必在杜氏通典之上，可斷言矣。今觀其論尚書與寺監性質職權之不同，參以代宗勅文，與陸權二氏之說以釋六典兩志之文，無不盡合；徵之敦煌殘卷開元公式令與日本令集解所引唐令，亦無不圓通；故吾據此諸證以發千載之覆，杜氏訾議可不攻自破矣。（此稿寫成，偶檢國史補下云：「大曆已後專學者……地理則賈僕射，兵賦則杜太保，故事則蘇冕蔣乂……」按杜氏一生經歷皆掌財賦，故通典亦以食貨爲首，謂其精於兵賦是也；可與鄙說參看。）

下　後期尚書省地位職權之轉變與墜落

（一）僕尚丞郎地位職權之消長

李肇國史補下云：「國初至天寶常重尚書；……兵興之後，官爵寖輕，八座用之酬勳不暇，故今議者以丞郎爲貴。」時在元和長慶中（按自序云「予自開元至長慶，撰國史補。」）其言是矣，茲略疏論之。

唐代初葉，兩僕爲宰相正官，師長百僚，其地位極爲崇重，前已論之。卽尚書之任，亦位尊職重，或兼任宰相，或用舊相碩德，不輕授也。

按：冊府六二九：「開元以前，兵吏尚書權位尤美，則宰相多所兼領。」卽其他尚書亦多以宰相兼領，或用舊相，參看拙作唐僕尚侍郎表稿。又按：大唐新語七：「牛仙客爲涼州都督……軍儲所集萬計……玄宗大悅，將拜爲尚書。張九齡諫曰：不可，尚書古之納言，有唐以來多用舊相居之；不然，歷踐內外淸貴之地，妙行德望者充之。」新書一二六張九齡傳及通鑑二一四略同。此已開元末事，其在國初，六部尚書什九爲當世名臣，尤不輕授。通鑑貞觀二十一年六月「以司農卿李緯爲戶部尚書。時房玄齡留守京師，有自京師來者，上問玄齡何言。對曰，玄齡聞李緯拜尚書，但云李緯美髭鬚。帝遽改除緯洛州刺史。」卽此一事足見不輕授矣。

卽兵興之初，仍以尚書爲貴。

按：全唐文四三肅宗加李輔國兵部尚書詔：「元從開府儀同三司判元帥行軍司馬充閑廐五坊宮院營田栽接總監等使兼隴右羣牧使京畿鑄錢使長春宮使勾當內作少府監及殿中都使上柱國郕國公李輔國。……豈有業構經綸，任兼軍國，尚居散列，獨謝崇班，宜膺喉舌之寵，……加兵部尚書，餘如故。」以輔國判使之重，仍謂「獨謝崇班」，不如尚書之榮，足見此時尚書仍極尊重。

代德以後，惟吏部尚書尚稍有職事，亦用淸德有望者居之。至於僕射及其他各部尚書，以職事淸閒，不常除官，有任職者，其地位亦不必高，常爲方鎭廻翔之地，而時人視之，仍不如方鎭遠甚。

按：舊書一七二蕭俛傳，長慶元年，罷相爲吏部尚書，「俛又以選曹簿書煩雜，

非攝生之道，乞換散秩。其年十月改兵部尚書。」唐初吏兵兩尚書事最煩，此時兵尚已爲閒職，戶禮刑工亦大畧如此，惟吏尚稍有職任，然選權早落於侍郎掌中（詳後）。中葉以後，吏尚仍用舊德，檢拙作表稿卷三吏尚行自瞭。全唐文六六三白居易鄭絪可吏部尚書制：「天官太宰……自昔迄今，冠諸卿首，非位望崇盛者不可以處之，而朕卽位以來，凡命故相領者三矣，迨此而四，可不重乎。」是亦特重吏尚之意。而全唐文六四五李絳論僕射中丞相見儀制疏：「左右僕射師長庶僚……近年緣有才不當位，恩加特拜者。」又舊書一五八鄭餘慶傳：「（元和）十三年拜尚書左僕射。自兵興以來，處左右端揆之位者，多非其人；及餘慶以名臣居之，人情美洽。」是中葉以後，授任多非其人也。又全唐文六六八白居易論嚴綬狀：「嚴綬在太原之事，聖聰備聞，天下之人以爲談柄。陛下罷其節制、追赴朝廷，至今人情以爲至當。今忽再用（爲荆南），又替宗儒，臣恐制書下後，無不驚嘆。」按，綬由太原入爲右僕，出爲荆南，觀此狀，可知時人視僕射遠不如方鎮。其他以僕尚爲方鎮廻翔之例甚多具詳僕尚丞郎表。而舊書一六五殷侑傳：「太和四年加檢校工部尚書滄齊德觀察使。……六年（正月）入爲刑部尚書，尋（二月）復檢校吏部尚書（畧）充天平軍節度（畧）等使。……九年，御史大夫溫造劾侑……（正月）授侑刑部尚書。八月，檢校右僕射，復爲天平軍節度使，上以溫造所奏深文故也。開成元年，復召爲刑部尚書。……其年七月檢校左僕射，出爲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此實尚書爲方鎮廻翔之佳例。又按：會要五七左右僕射條：「大中三年正月三日敕節文，三公僕射不常除官。」足見其無實職實權。卽尚書亦多缺任，看拙作僕尚丞郎表，畧見梗概。至末葉，僕尚之官雖亦多宰相兼領，然爲宰相序位之官，與唐初以位尊職重故兼領宰相者，殊不侔矣。

按：唐初兩僕固爲宰相正官，其以尚書參政事、同三品、同平章事者，尚書亦卽底官，非序位也。唐末，宰相雖亦多兼僕尚，然其時宰相底官什九爲中書侍郎，門下侍郎，而以兼六尚書兩僕射爲序進之次，通常由兼工禮遷兼刑戶，遷兼兵吏，進兼右僕左僕，而後三公，具詳拙作表稿，其形式與事實皆與唐初不侔。蓋自唐初僕射固宰相正官，尚書亦以位崇職重，故朝廷多藉其威望內參相職，外事征

伐。開元中更常有帶尚書之官外領節度兼充留守者。宰相之職至煩，先天以前，以尚書領宰相者尚以餘力治本司事，開元以後，更不復視本司事矣；至於征伐四裔，動逾歲月，領節度，充留守，更經常在外矣。在此種情形下，本官之職亦不得不廢。安史亂後，八座用以酬勳，故職事益失，而位任轉輕矣。

按：尚書內參政事，外事征伐，自武德貞觀至開元間常有其例。開元中，兵部尚書非領宰相卽兼節度，且有兩兼者；戶禮亦多此例；刑工兩尚書幾恆充兩都留守；惟吏尚僅有平章事者，無兼領外職者；具詳拙作唐僕尚丞郎表。吏兵尚書因參政事而廢本職，見後引冊府六二九。而舊書一〇六楊國忠傳：「先天已前，諸司官知政事，午後歸本司決事。開元已後，宰相數少，始崇其任，不歸本司。」新書二〇六本傳略同，最後一句作「不復視本司事」。是諸司官知政事者皆然，不獨吏兵兩尚書也。

丞郎之職本僕尚之亞，僕尚旣失其職，丞郎位任自隆。僕尚失職旣不始於軍興，丞郎得權亦自有漸，蓋自高宗之世，吏部銓選之權已歸侍郎，及武后竊權，不任大臣，侍郎委任漸重。歷中睿至玄宗，僕尚內參相職，外領節鎭，本職旣廢，丞郎益能乘虛代行省務。此種情形，吏兵二郎最爲顯著。

按：舊紀永淳元年四月「丁亥，黃門侍郎郭待舉、兵部侍郎岑長倩、中書侍郎郭正一、吏部侍郎魏玄同並同中書門下同承受進止平章事。上謂參知政事崔知溫曰：待舉等歷任尚淺，且令預聞政事，未可卽與卿等同名稱。自是外司四品已下知政事者，遂以平章爲名。」考此前未嘗以侍郎爲相，此次任命，自有提高侍郎地位之作用。

又按：會要七四論選事：「天寶十載……劉廸獻議于知銓舍人宋昱曰……近代主司濁委一二小冢宰。」冊府六二九：「吏部侍郎掌選補流內六品以下官，是爲銓衡之任，凡初仕進者無不仰屬，選集之際，勢傾天下，列曹之中資位尤重。」開元初，侍郎與尚書通掌六品以下，此所云云，亦開元初以後選權在侍郎之謂也。而冊府同卷又云：「開元以前，兵吏尚書（刋本作「兵部」，明鈔本作「兵吏」。按本卷常見「兵吏」，又據此敍事當兼吏部而言，且後引通鑑亦作「兵吏」，故從鈔本。）權位尤美，則宰相多所兼領，而從容衡軸，不自銓綜，其選

試之任皆侍郎專之，尚書通署而已。」通鑑二一六，天寶十一載紀亦云：「故事，兵吏部尚書知政事者選事悉委侍郎以下。」此言兵吏銓選權所以下委侍郎之故。尚書既當衡軸，不親選事，故吏部行政責任由侍郎獨負。舊書一一三苗晉卿傳：「（開元）二十九年拜吏部侍郎。……時天下承平，每年赴選常萬餘人，李林甫爲尚書，專任廟堂，銓事唯委晉卿及同列侍郎宋遙舉之。……天寶一（二）載春，御史中丞張倚男奭參選，……分甲乙丙科，奭在其首。……玄宗……親試，……奭……竟日不下一字。……上怒，晉卿貶爲安康太守，遙爲武當太守。」是顯例也。又開元四年，帝以銓注縣令非才，貶侍郎盧從愿李朝隱（舊書一〇〇本傳），檢其時尚書爲盧懷慎兼黃門監，是亦尚書兼宰相，選事委侍郎專負其行政責任之例也。

又按：吏兵兩部之職多委侍郎，此種情形蓋亦甚早，且可能推溯到貞觀末。貞觀二十二年，太宗命兵部侍郎盧承慶知五品選事，卽其例。又會要七四掌選善惡條，列貞觀中六人，尚書及侍郎各三；高武中睿凡十人，皆爲侍郎，無一尚書，是亦銓選權漸移侍郎之證。又會要七四論選擧：「上元元年劉嶢上疏曰……今國家以吏部爲銓衡，以侍郎爲藻鑑。」按此條置於開耀元年垂拱元年之後，開元三年天寶十載之前，不知究爲高宗之上元抑爲肅宗之上元，次序必誤無疑。檢通典（十七），通鑑（二〇二），皆以爲高宗之上元，然劉嶢論事兼及貢擧，云：「國家以禮部爲孝秀之門，考文章於甲乙……」（通典通鑑皆作禮部），按高宗時貢擧尚在吏部，不在禮部，若非禮爲吏之譌，則當爲肅宗之上元誤編爲高宗之上元也。今檢御史精舍碑、郎官石柱及登科記考均不見劉嶢之名，其人其事究在高宗時抑肅宗時，今不可確知，以意度之，通典通鑑編次或不誤，惟誤吏爲禮耳。若此推測不誤，則高宗時吏部選權已移於侍郎矣。

又按：通鑑二一四，開元二十五年紀，考異引實錄，十月丙午以京城囚少，制「刑部侍郎鄭少微等各賜中上考」。是刑部亦由侍郎負責也。至於禮部侍郎，自貢擧權由吏部移來後，地位日高，寖駕諸部尚書及侍郎矣。

安史亂後，八座既爲勳臣敍位之官，益失其職。故代德之世，議政事則擧丞郎而遺僕尚，論六官則數侍郎而摒尚書；故此時僕尚雖爲都省六部之長，而敍勳庸，無權職，

丞郎雖爲僕尚之貳，而任才望，當省務。

按：舊書一九〇中賈至傳：「寶應二年爲尚書左丞，時禮部侍郎楊綰上疏請依古制……舉孝廉。……詔令左右丞、諸司侍郎、大夫、中丞、給、舍等參議。」舉丞郎不及僕尚，此大可注意。此猶可謂偶然。全唐文五九八歐陽詹唐天文述：「皇唐百七十有一載，皇帝御宇之十四祀（實十三祀）也。歲在辛未，實貞元七年。……是歲也，扶風竇公參、河中董公晉輔政之三年。趙郡李公紓爲天官之四年。范陽盧公徵爲地官之元年。范陽張公濛爲春官之三年。昌黎韓公洄爲夏官之三年。吳郡陸公贄同爲夏官之二年。京兆杜公黃裳爲秋官之二年。清河張公彧爲冬官之五年。夫太宰六官，於天子之爲理梦澄派而清洪流者，故列於斯志之末。」檢此所列六官皆爲侍郎，無一尚書（詳拙作唐僕尚丞郎表），此侍郎當權尚書失職之最强有力證據矣。冊府四五七：「長慶四年十月，以韋顗爲御史中丞兼戶部侍郎，以御史中丞鄭覃爲權知工部侍郎，以刑部侍郎韋弘景爲吏部侍郎，以權知禮部侍郎李宗閔爲權知兵部侍郎，以工部侍郎于敖爲刑部侍郎，以中書舍人楊嗣復權知今年貢舉。是日（二十七日）尚書六曹無不更換，人情異之。」六曹無不更換，而皆爲侍郎，無一尚書，足徵侍郎負行政責任，尚書則否也。又會要九三諸司諸色本錢下：「開成三年七月敕……如聞尚書丞郎入省日，每事闕供，須議添助。」此無「僕射」，則「尚書」當連丞郎爲詞，謂尚書丞及尚書侍郎也，此亦僕尚不當省務之證。

自唐初以來，丞郎本爲衣冠之華選；今既駕淩僕尚代當省務，「議者以丞郎爲貴」，固宜。

按：議者云云已詳前引國史補。而大唐新語一一：「賀知章自太常少卿遷禮部侍郎兼集賢殿學士，一日併謝二恩。時源乾曜與張說同秉政，乾曜問說曰……學士與侍郎何者爲美？說對曰：侍郎自皇朝已來爲衣冠之華選，自非望實具美，無以居之。」則開元以前，侍郎已爲士林所重如此。

丞郎之地位既日高，故任職之節儀亦漸隆，如開元末始聽表讓，寶曆中始有宣授，太和中卒日廢朝。此雖屬儀節，亦足爲丞郎地位職權日隆之旁證。

會要二六冊讓：「景雲九（元）年八月十四日敕：左右丞相、侍中、中書令、六

尚書已上，欲讓者聽，餘並不頒（須）。至開元中，宰相李林甫奏，兩省侍郎及南省諸司侍郎、左右丞，雖是四品，職在清要，亦望聽讓。」

舊紀，寶曆元年「四月甲戌，……宣中書，以諫議大夫劉栖楚爲刑部侍郎。丞郎宣授自栖楚始也。」舊書五四本傳，會要五九同。

舊紀，太和九年三月「庚午，左丞庾敬休卒，廢朝一日。詔曰，官至丞郎，朕所親委，不幸云亡者，宜爲之廢朝。自今丞郎宜準諸司三品官例罷朝一日。」

（二） 尚書省地位職權之墜落

安史之亂以前，尚書省之地位與職權本已有逐漸降落之勢。蓋唐初左右僕射爲宰相正官，則尚書省爲宰相機關兼行政機關，及兩僕被摒於衡軸之外，則尚書省僅爲行政機關非復宰相機關，此對於尚書省之地位自爲一嚴重打擊。又如五品以下文武官員之任用權，本在尚書吏兵兩部，高武以後君相既收五品選授權，又收六品清要如郎官御史之選授權，吏兵兩部僅能選用下級官吏，對於中級官員，絲毫不能干與；此種轉變自亦削弱尚書省之地位。而僕尚失職，丞郎代行政務，以其品位較低，對於尚書省之地位自亦有不良之影響。凡此諸端並詳前論。

及安史之亂，戎機逼促，不得從容，政事推行，率從權便。故中書以功狀除官，隨宜遣調，而吏兵之職廢矣。軍需孔急，國計艱難，權置使額，以集時務，而戶部之職廢矣。至於刑工之職亦不克舉。諸部之中，所職未廢者惟禮部貢舉耳。

大抵軍旅始興，吏部失職最甚，刑工次之，軍事期間兵部尚有若干權職，財計諸使亦未完全脫離戶部之控制，故代宗初年于邵尚謂「惟禮部、兵部、度支職務尚存。」

文淵英華六〇一于邵爲趙侍郎（全唐文四二五作「待御」誤）陳情表：「臣……始自給事驟遷侍郎，贊貳冬官，典司邦教。屬師旅之後，庶政從權，會府舊章多所曠廢，惟禮部兵部度支職務尚存，頗同往昔，餘曹空閒，案牘全稀，一飯而歸，竟日無事，此臣所以……俯仰增慚。」按此表在大曆元二年，詳拙作唐僕尚丞郎表稿卷二十二。

厥後政局稍定，吏部略能舉職，而方鎮跋扈於外，宦官擅兵於內，兵部遂失其權。同時財計諸使位權日重，形成所謂三司制度，戶部之權亦奪。天寶以前，尚書省爲最煩

劇機關；至此除冬春之際禮部貢舉吏部銓選外，全若閒曹矣。

按：全唐文五一〇陸長源上宰相書：「尚書六司，天下之理本，兵部無戎帳，戶部無版圖，虞水不管山川，金倉不司錢穀，光祿不供酒，衛尉不供幕，秘書不校勘，著作不修撰，官曹虛設，祿俸枉請。」此貞元中事。上距前表不過兩十年，而兵戶兩部亦失其職矣。六部失職，故多閒暇，卷六八〇白居易祭崔相公（羣）文云：「太和之初，連徵歸朝，公長夏司，愚二秋曹……南宮多暇，屢接遊遨。」是也。事閒，故間日視事矣，詳後引會要五七尚書省條貞元二年（當作三年）三月三日勅。

代宗大曆中及德宗初年，君相深惜舊章之墜失，屢勅規復舊章，重建尚書省之地位與職權：如大曆元年勅諸司諸使及天下州府有事准令式申尚書省取裁；五年勅廢度支使及西路鹽運等使；十四年勅諸使州府須有改革處置事申尚書省商量聞奏，不得自請；建中元年廢鹽鐵轉運等使，天下錢穀復歸金部倉部；三年重申都省兩丞發付勾稽之舊章；貞元二年廢度支諸道江淮轉運使，併職尚書本司，其天下兩稅錢物仍委觀察刺史部送上都；又以宰臣分判六部，以加强尚書省之職權；三年欲事歸省司，故勅省司每日視事。

會要五七尚書省條：「永泰二年（太曆元）四月十五日制：周有六卿分掌國柄，……今之尚書省卽六官之位也，古稱會府，實曰政源，庶務所歸，比于喉舌，猶天之有北斗也。朕纂承丕緒，遭遇多難，典章故事久未克擧。其尚書宜申明令式，一依故事，諸司諸使及天下州府有事准令式各（合之譌）申省者先申省司取裁。並所奏請，勅到省有不便于事者，省司詳定聞奏，然後施行。自今……六行之內衆務畢擧，事無巨細，皆中職司，酌于故實，遵我時憲。」

唐大詔令集九九復尚書省故事制（大曆五年三月）：「……西漢以二府分理，東京以三公總務，至於領錄天下之綱，綜覆萬事之要，邦國善否，出納之由，莫不處正於會府也。令僕以綜詳朝政，丞郎以彌綸國典，法天地而分四序，配星辰而統五行，元元本本於是乎在。九卿之職亦中臺之輔助，小大之政多所關決。自王室多難，一紀于茲，東征西伐，略無寧歲，內外薦費，徵求調發皆迫於國計，切於軍期，率以權便裁之，新書從事，且救當時之急，殊非致治之道。今

外虞既平，罔不率俾……宜昭畫一之法，未（舊紀、會要作「大」是）布維新之令，甄陶化源，去末歸本。魏晉有度支尚書，校計軍國之用，國朝但以郎官署領，辦集有餘；時艱之後，方立使額，參佐既衆，簿書轉煩，終無弘益，又失事體。其度支使及關內河東山南西道劍南東川西川（舊紀無「東川」二字，會要五七「關內」以下作「諸道」）轉運常平鹽鐵等使宜停。……又省事（會要作「省寺」）之務多有所分，簡而無事，曠而不接。今大舉綱目，重頒憲章，並宜詳校所掌，明徵典故。」會要、舊紀略同，舊紀云：「于是悉以度支之務委於宰相。」是仍未廢使職也。按：此次爲將貶第五琦而發。

會要五七：「（大曆）十四年六月勅，天下諸使及州府須有改革處置事，一切先申尚書省，委僕射以下商量聞奏，不得輒自奏請。」

舊紀建中元年正月「甲午，詔東都河南江淮山南東道等轉運租庸青苗鹽鐵等使尚書左僕射劉晏，頃以兵車未息，權立使名，久勤元老，集我庶務，悉心瘁力，垂二十年。朕以征稅多門，鄉邑凋耗，聽于群議，思有變更。將置時和之理，宜復有司之制。晏所領使宜停，天下錢穀委金部倉部，中書門下揀兩司郎官准格式調掌。……三月……癸巳，以諫議大夫韓洄爲戶部侍郎判度支。時將貶劉晏，罷使名歸尚書省本司，今又命洄判度支，令金部郎中杜佑權勾當江淮水陸運使，一如劉晏韓滉之則，蓋楊炎之排晏也。」會要八七略同，云：「晏既罷黜，天下錢穀歸尚書省；既而出納無所統，仍復置使領之。」

會要五七：「建中三年正月，尚書左丞庾準奏，省內諸司文案準式並合都省發付諸司，判訖，都省勾檢稽失。近日以來舊章多廢。若不由此發勾，無以總其條流。其有引勅及例不由都省發勾者，伏望自今以後不在行用之限，庶絕舛謬，式正彝倫。從之。」

舊書一三〇崔造傳：「拜吏部郎中，給事中，貞元二年正月與中書舍人齊映各守本官同平章事。……造久從事江外，嫉錢穀諸使罔上之弊，乃奏天下兩稅錢物委本道觀察使本州刺史選官典部送上都。諸道水陸運使及度支巡院江淮轉運使等並停。其度支鹽鐵委尚書省本司判。其尚書省六職令宰臣分判。乃以戶部侍郎元琇判諸道鹽鐵榷酒等事，戶部侍郎吉中孚判度支及諸道兩稅事。宰臣齊映判

兵部承旨及雜事。宰臣李勉判刑部。宰臣劉滋判吏部禮部，造判戶部工部。……造與元琇素厚，罷使之後，以鹽鐵之任委之，而韓滉方事轉運，朝廷仰給其漕發。滉以司務久行，不可遽改，德宗復以滉爲江淮轉運使，餘如造所條奏。……其年秋初，江淮漕米大至京師，德宗嘉其（滉）功，以滉專領度支諸道鹽鐵轉運等使。造所條奏皆改。物議亦以造所奏雖擧舊典，然凶荒之歲，難爲集事，乃罷造知政事。」舊紀略同。

會要五七尚書省條：「貞元二年……（此當脫「三年」字，蓋延賞元年曾拜相，未到職卽罷爲左僕，三年正月復相，七月薨，則二年不在相位也。）三月三日勑尚書郎（？）除休暇，以每日視事。自至德以來，諸司或以事簡，或以餐錢不充，有間日視事者，尚書省皆以間日。先是（？當作「至是」？）宰相張延賞欲事歸省司，恐致稽擁，准故事令每日視事。無何，延賞薨，復間日矣。」

凡此屢次改革，欲擧舊章，然卒不能矯。推其原因，雖有僅屬人事之調處，本無規復舊章之誠意（如大曆五年及建中元年），然就事實而論，欲言規復，殊亦難能。何者？前論尚書省總領要重而組織甚簡，職在奉行君相之制命，製爲政令；至於實際執行則下之寺監諸衛與天下州府而自處於節制之地位。此種政務官與事務官分爲兩橛之制度，就行政系統之理論而言，固甚理想，然寺監首長之品秩與尚書略均，其任免進退，尚書不能干與，是卽尚書省對於寺監之控制力極爲薄弱，故上下之間難免不相接，政令推行之際，時或有留滯，承平之世尚可因應，軍興之後，政事旣已增繁（看李泌傳），又必期其敏速，以云舊制，實有周轉不靈之感。尤以戶部都領天下戶口土地財政經濟之政令，其職實當國家政事之半，軍興之後，支度浩繁，十倍往昔，斷非一尚書二侍郎及四司郎中員外十數人高駐京師指揮曠遠不相接之州府所能集辦（觀前引崔造傳卽可知）。度支鹽鐵轉運諸使對上直承君相之命，製爲政令，指令自己直轄遍佈京師四方之判官判院爲之施行，故政令之推行能貫徹，能迅速，其運用較戶部符司農太府及天下州府爲之施行者自遠爲靈活，此其所以廢而復置，而戶部舊章終難擧復也。至於方鎭跋扈，宦官擅兵，愈演愈烈，「尺籍符伍，不校省司」，故兵部舊章遂永無復擧之望。在上相權日伸，而諸使節鎭之判職吏員率由奏請，故吏部之權雖不盡墜，然亦日見削弱，無力自振。推此而言，刑部失權，蓋亦由此。整個行政系統旣已紊亂，工部於

六官中位最低，權最少，雖無掣肘，亦欲振乏力矣。惟禮部貢舉爲朝野所重，四方士子藉此以自樹聲華，朝廷藉此以凝聚四方之向心力，故中葉以後反權勢日隆，位任尤美。惟貢舉之任，例於貢舉舉行之前夕命中舍權知，榜放然後正拜侍郎，此已有君相收權之跡象。又尚書省制，凡有職事，在形式上雖須經尚書及都省通署然後上達君相，而貢舉放榜與本部尚書及都省僕丞均無干涉，其於宰相則有榜前呈榜，榜後過堂，皆足徵貢舉之任，直關宰相，是貢舉之任形式上雖仍在禮部，事實上亦不啻一使職矣。

按：放榜之前，知貢舉侍郎以榜名逼呈宰相定予奪，謂之呈榜，已見前論禮侍職時引冊府六四一會昌三年李德裕奏事。又摭言三過堂條：「其日，先於光範門裏東廊供帳備酒食，同年於此候宰相上堂後參見。于是，主司亦召知聞三兩人會於他處。……宰相既集，堂吏來請名紙，生徒隨座主過中書，宰相橫行，在都堂門裏敍立。堂吏通云，禮部某姓侍郎領新及第進士見相公。俄有一吏抗聲屈。主司乃登階，長揖而退，立於門側，東向，然後狀元已下敍立於階上，狀元出行致詞云，今月日禮部放榜，某等幸忝成名，獲在相公陶鑄之下，不任感懼。言訖退揖，乃自狀元已下一一自稱姓名。稱訖，堂吏云無客，主司復長揖，領生徒退。詣舍人院。主司欄簡，舍人公服靴鞋延接主司，然舍人禮貌謹敬有加，隨事敍杯酒，列於階前，鋪席褥，請舍人登席，諸生皆拜，舍人答拜，狀元出行致詞。又拜，答拜，如初，便出於廊下，候主司出，一揖而已，當時詣宅謝恩，便致飲席。」是貢舉之事與宰相中書之關係甚深，然其與禮部尚書及僕丞並無若何儀式顯示其關係。（禮部尚書雖有大座主之稱，却與貢舉事渺不相干涉。）

綜上以觀，自武后前後，丞郎地位漸高，漸代僕尚行使職權，開元天寶中此種發展更爲明顯，軍興以後，僕尚失職，位任轉替，丞郎當務，位任尤美。卽與此種趨勢同時，整個尚書省之地位與職權亦有逐漸低落之勢。中葉元和長慶以後，尚書省之職事益殺，卽丞郎之位任益閒，惟其官清班崇，故漸以爲翰林學士資深者之底官，不理本司之事，大中以後翰學遷官至中舍者，例遷工刑侍郎，歷戶兵侍郎仍居翰院矣。

按：據丁氏翰學壁記，貞元中以侍郎充學士者僅陸贄（兵）、王叔文（戶）二人，元和中亦僅衛次公（兵）、王涯（工）、杜元穎（戶）三人，太和開成間凡八人，

其數漸多（另有工尚數人），大中以後人數乃衆。（岑仲勉補僖昭哀三朝翰林學士記，張策下云「中唐以後禮侍知舉，宰相翰學無帶禮侍者，吏部主選，帶吏侍者亦甚少，大率初授工侍，次轉戶，轉兵，其慣例可以翰學壁記見之。」）全唐文六四九元稹授楊嗣復權和尚書兵部郎中制：「兵部郎中二員，一在侍從，不居外省，旁求其一，頗甚難之。」此制當行於元和末或長慶元年，侍從謂翰學也。則元和中以某官充學士卽不知本官事矣。侍郎充翰學自不例外。

故此時僕射尚書既爲宰相序位之兼官，與方鎭之廻翔，六部侍郎除吏禮外亦多充翰學，否則爲宰相資淺者及充度支諸使者之底官（兩丞此種情形較少），皆有劇職，不理本司，則尚書省益空虛無職事從可知矣。

禮部貢舉職事未失，惟性質頗變，已詳前論。刑工兩部職事失墜，觀前列論證亦足以明，其他材料較少，不再論列。戶部職權轉移於三司，其事最顯，無待贅言。今僅就吏部職權之日削與兵部職權之失墜更稍詳析論之。

吏部銓選權之日削

前論前期吏部銓選權之範圍，由五品以下，削爲爲六品以下，終至郎官御史及其他供奉官，雖是六品，亦歸中書門下，則吏部之權日削甚明。軍興前夕，天寶九載又敕畿望緊上中縣令委宰相奏授，是七品重要官員亦不由吏部矣。

會要七五：「（天寶）九載三月十三日敕……自今以後，簡縣令但才堪政理，方圓取人，不得限以書判及循資格注擬，諸畿望緊上中每等爲一甲，委中書門下察問選擇堪者，然後奏授。」冊府六三〇同。

軍興之初，詔刺史、上佐、錄事參軍、縣令，委宰相補擬，判司丞簿以下由吏部。

冊府六三〇：「肅宗至德二年二月詔，其刺史上佐錄事參軍（此官高者從七品上，低者從八品上）縣令委中書門下速於諸色人中精加訪擇補擬。判司丞以下宜令所緣先於兩京潛藏不事逆賊及故託疾病官中，簡擇考資深才堪者銓注。」

而中書以功狀除官，品資官別毫無限制。至大曆六年元載奏請別敕所除六品以下官，吏兵兩部便附甲團奏，不得檢勘，君相侵吏部兵部之權至此達最高潮。

大唐新語一〇釐革：「肅宗於靈武卽大位，以强寇在郊，始令中書以功狀除官，非舊制也。」會要七四論選舉，同。又舊書一一八元載傳：「初（大曆）六年，

載條奏應緣別勅授文武六品以下，勅出後，望令吏部兵部便附甲團奏（冊府止此，文小異）不得檢勘。從之。時功狀奏擬結銜多謬，載欲權歸於己，盧有司駁正。」冊府六三〇云「六年七月十四日」。

功狀授官，一方面由中書直除，另方面又付諸道自授，兵吏兩部但寫官告而已。大曆已後，諸道自寫官告，兵吏兩部更無所事事矣。大曆初年于邵論事以吏部最閒，尚不如兵戶兩部之稍存職事，良然。

會要七五：「廣德元年二月勅，諸州府及縣令，今後每有闕官，宜委本州府當日牒報本道觀察節度及租庸使，使司具闕由附便使牒中書門下送吏部依闕准式處分。其所闕官有職務稍重者，委本府長官於見任及比司官中簡擇權會勾當，正官到日停，不得更差前資及白身等攝。」冊府六三〇同。足見其時差攝之風正盛也。會要五七：「（貞元）十一年十月罷吏部司封司勳寫急書告身官九十一員。自天寶以來征伐多事，每年以軍功授官十萬數，皆有司寫官告送本道。兵部因置寫官告官六十員，給糧經五年後酬以官。無何，吏部司封司勳兵部各置十員。大曆已後，諸道多自寫官告，急書官無事，但爲諸曹役使，故宰臣請罷之。」同書七四：「（貞元）十一年十月罷吏部兵部司封司勳寫急獲告身凡九十員。」有「兵部」無「一」字，是也。按：天寶以來，蓋不數天寶而言，是以軍功授官不專在宰臣，而諸道擅授官職視宰臣似又過之。甚矣吏部之失權也。于邵論事見前引爲趙侍郎陳情表。

至貞元二年及五年兩次下勅，除臺省常參官餘六品以下並准舊例付吏部銓注，兵部亦然，復舊章也。故貞元中陸長源論六部失權不及吏部。

會要七四：「貞元二年三月，吏部奏伏（冊府誤作「劇」）准今年二月十三日勅，除臺省常（冊府誤作「嘗」）參官餘六品已下並准舊例都（冊府作「部」）付本司處分者……又立功狀奏請要有褒揚等令並委本司注擬卽不同常格選人……」冊府六三〇同，本注云：「二月勅，實錄不載。」

冊府六三〇：「（貞元）五年十二月十六日勅，除嘗參官及諸使判官等餘並附所司申，其兵部選人亦准此。」按：陸長源有上宰相書，已詳前引。

然不數年後君相侵權如故。

按：冊府六三〇：「（貞元）十一年五月，左降官于邵劉剔等並量移授官。故事，量移六品以下官皆吏部旨授，至是始特制授之。」據此則不數年君相又復侵吏部之權。又觀後引天祐二年詔，直至唐之將亡，六品以下仍多由中書矣。

而諸道節鎮日强，離心力日甚，更非一紙勅書所能遏制，故中葉以後諸道州府奏授官員者日盛，卽中央諸司諸使奏官判案之風亦熾，會要冊府載歷年制勅與論奏甚多，頗足徵其梗概。

按：歷次詔勅奏論所言之事，大體不外限制諸司諸使諸道州府奏授官闕，所以擇要詳列者，足徵詔勅並不能發生實際效用也。會要時代較早，然多所缺載，故以冊府爲主：

會要七五：「（元和）七年十二月，魏博奏：管內州縣官二百五十三員內，一百六十三員見差假攝，九十員請有司注擬。從之。」

冊府六三一：「（元和）十四年三月，吏部奏請用鄆曹濮等一十二州州縣官員闕。先是淄青不申闕，至是叛將李師道誅，始用闕焉。」

又：「（敬宗寶歷）二年……十一月詔（會要作「勅旨」）京百司應（會要作「應合」）帶職（會要作「職事」）奏正員官者，自今已後宜於諸司及府縣見在（會要無在字）任官中選擇，便以本官充職。如見任無相當者，卽任於當（會要作「其」）年選人中奏用，便據資序（會要作「歷」）與官，不要更待銓試，仍永爲常式。」會要七五同。

又：「是月（十二月）吏部又奏：伏以吏部每年（略）注擬皆約闕員，近者入仕歲增，由（會要作「申」是）闕日少，實由諸道州府所奏悉行，致令選司士子無闕，貧弱者凍餒滋甚，留滯者喧訴益繁，至有待選十餘年，裹糧千餘里，累駁之後方敢望官，注擬之時別遇勅授，私惠行於外府，怨謗歸於有司，特望明立節文，令自今以後諸司諸使天下州府選限內不得奏六品以下官。勅旨依奏。」會要七四同。

又：「文宗太和元年……九月，中書門下奏：諸道應奏州縣官御散試官及無出身人幕府遷授致仕官，諸京司奏流外，諸道進奏官等，兩畿及諸道奏長馬（長史司馬）、縣令、錄事參軍、簿、尉等。兩京及諸道州府六品已下官，除初（勅）

授外，並合是吏部注擬。近日優勞資蔭入仕轉多，每年選集，無闕可授，若容濫請，是啓倖門，遂使平人，不無受屈。今請並停。淮(「唯」之譌) 山南三川硤內及諸道比遠，雖吏部注擬不情願赴任者，及元不注擬者，其縣令參軍，長吏倚賴，義不容私，如有才術優長假攝勞効，特許前資見任及有出身人中奏請，每道不得過三五人。如諸道縣令錄事參軍，政事異能決疑，及緝理殘破，若須旌賞者，許所在奏論，然須指事而言，在選限內亦請准實歷二年十二月七日勅處分。京諸司流外官，並每年緊部闕員，今並不許奏請。致仕，酌法循舊，頗越典章，自今請自嘗參官五品以外官及四品者許致仕，餘停。……又諸道進奏官，舊例皆不奏正官，近既奏請，仍於別道占請有俸祿處，頗乖典制，今請並奏當道官……。從之。近歲倖門雜啓，以前四條者又甚（上錄其三，另一條言章服事，未錄）時宰相方貞百度，故次第矯革焉。」

又：「(二年)六月勅，應諸軍使及諸道軍將兼特授正官。如聞內外官曹悉皆充滿，上自要重，下至卑散，班行府縣，更無闕員，或未經考便須更替，相沿薦請，爲弊滋深。況設官有定額，不可增加，列職無常數，難兼命秩。又文武各分，授受各殊，其諸道將較等自今後宜依注例，除舊有正官外，並不得兼授正官。」

會要七九諸使雜錄：「太和二年六月，中書門下奏，諸道觀察等使奏請供奉官及見任郎官御史充幕府。貞元長慶已有勅文，近見因循，多不遵守，然酌時議制，事在變通，如或統帥專征，特恩開幕，戎府初建，軍幄藉才，事關殊私，別聽進止。此外一切請准前後勅文處分。勅旨宜依。」(冊府無)

冊府六三一：「(太和)四年五月中書門下奏：准太和元年九月十九日（會要無「十九日」）勅釐革兩畿及諸道奏請（會要無「道奏請」）州縣官唯山劒三川硤內及諸道（會要作「州」）比遠許奏縣令錄事參軍，其餘並停。自勅下以來，諸道累（會要作「並」）有奏請。如滄景德棣，勅後已與（會要作「三」）數員。伏以勅令頒行，不合違越，苟有便宜，則須改張，自今已後，山劒三川硤內及諸道比遠州縣官，有出身及前資正員官人中每道除（會要有「令」字）錄事外望各許奏三數員。如河北諸道滄景德棣之類經破傷（會要作「蕩」）之後，及靈夏邠寧麟坊涇原振武豐州（涇原以下，會要作「等州」）全無俸料，有出身人

（會要無人字）及正員官悉不肯去，吏部從前多不注擬，如假攝有勞，望許於諸色人中量事奏三數員。其餘勒約及期限並依太和元年九月十九日勅處分。可（會要作「從」）之。」（會要七四同）

又：「開成元年……十月，中書門下奏，兩畿及兩京奏六品以下官除勅授外並吏部注擬。准太和五年五月（會要作「正月」）二十六日勅，中書門下奏近勅隔絕諸司奏六品已下寬（會要作「官寬」。按作「官」是，寬字一誤一衍）冤占吏部闕員，亦稍絕邪濫。其兩府司錄及尉知捕賊（會要有道字）皆藉幹能，用差專任，吏部所注或虛與事稍乖。自今已後，京兆府及河南府司錄及知捕賊滿（會要作盜）據官員合入者充，其餘並准太和元年九月勅及太和四年五月四日勅處分。」會要七五同。

又：「（開成三年）十二月，詔曰：應諸道奏請軍將兼巡內州別駕長史判司等。近日諸色入流人多，官途隘窄。諸道軍將自有衣糧，優厚之處仍兼月俸，若更占州縣員闕，則文吏無所容身。……起今已後，諸道節度團練防禦等使不得更奏大將充巡內上佐等官。……應京有司有專知別當及諸色職掌等，近日諸司奏請州縣官及六品已下官充本司職掌，援引舊例，色目漸多，致使勾留，溢於舊額，起今已後各於本司見任官寮之中揀擇差署，不得別更奏官；如是勅額職名當司無官員相當者，卽任准舊例奏請。」

又：「武宗會昌元年五月，中書奏：州縣攝官，假官求食，常懷苟且，不卹疲人。其州縣闕少官員，今後望委本州刺史於當州諸縣官中量賢劇分配公事勾當，如官員數少，力實不逮處，卽於前資官選擇清謹有能者差攝，不得取散試官充。」

又：「二年四月制（會要作「赦文」），准太和九年（全唐文同，會要作「元年」）十二月十八日勅，進士初合格竝令授諸州府參軍及緊縣尉，未經兩考，不許奏職。蓋以科第之人必宏理化，黎元之弊，欲使諳詳。近者州府長吏漸不遵承，雖注縣官（會要作「寮」），多靡使職，苟從知己，不念蒸人，流例寖成，供費不少。況去年選格更改新條，許本郡奏官，便當府充職。一人從事，兩請料錢，虛名（會要作占）吏曹正員，不親本任公事。其進士宜至合選年，許諸道依資奏授，試官充職，如（會要同，全唐文無以上七字）奏授諸縣官，卽不在兼職之

限。」會要七五，全唐文七八加尊號赦文同。

又：「六年五月制：縣令員數至廣，朝廷難悉諳知，吏部三銓，秪憑資考，訪於近日，多不得人；委觀察使於前資攝官內精加選擇，當具薦論，如後犯贓，連坐所舉人及判官重加懲責。」

又：「宣宗大中六年正月，中書門下奏，應天下令錄簿掾有闕，及見任見者（？）改正，委長吏舉其能者代之。如舉之不當，請准前後勅，殿其舉主。從之。」

又：「懿宗咸通十二年七月，中書門下奏：准今年六月十二日勅釐革諸道及在京諸司奏官並請章服事者，其諸道奏州縣官司錄錄事參軍，或見任公事敗闕不理切要替換，及前任實有勞效且見有闕員，即任各舉所知，每道奏請仍不得過兩人。其河東潞府邠寧涇原靈武鹽夏振武天德鄜坊滄德易定三川等道觀察防禦等使及嶺南五管，每道每年除令錄外許量奏簿尉及中下州判司及縣丞共三人，偏州不在奏州縣官限。其黔中所奏州縣官及大將管內即任准舊例處分。在京諸司及諸道帶職奏官或非時充替，考限未滿，並却與本資官。諸道節度及都團練防禦使下將較奏轉試官及憲御等，令諸節度使每年量計五人，都團練防禦量許三人爲定，不得更於其外奏請。其御史中丞已下，即准勅文條流，須有軍功方可授任。自今後如顯立戰伐功勞者，任具事績申奏，如簡勘不虛，當別具商量處分，以外輒不得更有奏請。其幽鎮魏三道望且准承前舊例處分。勅旨從之。」

按：唐自開元以來，使職繁興，漸奪品官之權。中葉以後，官與差職截然不同：設官有定額，重在品秩，多無事權；差職無常員，隨事設置，無秩命而實掌事權，如中央宰相即是使職，此下有翰林學士，度支鹽鐵轉運等使，地方則節度觀察以下諸使名目尤多，諸使之屬員有判官、推官、巡官、掌書記、進奏官等等亦皆差職，非官也。其職雖劇重，然仍藉兼帶品官以序班位。今綜合冊府會要所載詔勅奏論，可識中葉以後六品以下官與諸使佐職（使職之長自由君相勅授）之授任方式數事：（一）凡諸使佐職皆由使職之長奏請勅授，（參看前段引冊府六三〇貞元五年十二月勅），與吏部不相涉。（二）六品以下官本由吏部三銓注擬，然長使職者多越權奏請以佐職兼帶。（三）諸道州府錄事參軍及長史司馬與縣令、丞、簿、尉本當由吏部注擬，而地方長官亦多逕奏請勅授，否則即多自差人假攝，不申官闕。（四）第二三兩種情形對於吏部銓選

權之影響日益嚴重，至文宗即位之初（寶歷二年十二月），吏部以「諸道州府所奏悉行」，「申闕日少」，「致令選司士子無闕」，「至有待選十餘年……方敢望官，注擬之時，別遇勑授，私惠行於外府，怨謗歸於有司。」特請「自今以後諸司使天下州府選限內不得奏六品以下官。」勑旨依奏。嗣後大和開成間屢申禁約，或不得已在某種情形下允予例外，然皆不見有若何效果。至武宗時乃更採放任政策，始則「許本郡奏官，便當府充職。」繼則制觀察使於攝官內選薦縣令。至大中中，天下令錄簿椽有闕即委長吏舉代矣。懿宗雖限制諸道奏請員額，恐亦具文。（五）河北諸道呈獨立狀態，根本不向朝廷申闕，請注官員。靈夏邠寧涇原振武諸鎮州縣官全無俸料，選人都不肯去，吏部亦不注官。——綜觀此五事，中葉以後既職爲重，官爲輕，職既不由吏部，是吏部之選權已大削弱，而官又爲諸司諸使諸道州府之長官所擅占，或自奏請勑授，或自差人假攝，吏部所能注擬者蓋甚少。況河北諸道早已不申官闕，西北諸州全無俸料，非選人所欲往，吏部銓注之權可謂微矣。回想天寶以前吏部掌天下銓衡之任，「凡初仕進者無不仰屬，選集之際，勢傾天下。」（冊府六二九，）以與中葉以後相況，誠不可同日而語矣。及黃巢亂後，已呈分崩離析之局，諸道州府更不申闕，吏部無可注擬，但憑選人指射，此誠莫可奈何矣。

> 冊府六三二：「（天祐）三年四月吏部奏：比者格式申送員闕，選人多有重疊，皆是兩人同到本道，致使磨勘之際各有爭論。蓋是選人指闕之時，妄稱事故，銓司無因得知，具狀須與注擬，如到任替闕參差，請准舊條殿選。除此外，如是格式申送員闕，仰且穩便去處請官，不得更妄指射（略）者。詔曰：比者吏部注官，只憑格式送闕，近以諸州不申闕解，且從權指揮，選人指射之時既不詳審，銓司注唱之際，遂使交加，頗屬弊訛，頻起論訟，所司釐革，合議允從。」

天祐二年，詔宰相以令錄除授之權却還吏部，而諸道薦奏如故。蓋其時君相亦已失權，爲方鎮之最大者朱全忠所控制所奴役，此詔雖行，於吏部之權，實無絲毫增益矣。

> 舊紀，天祐二年四月丁未勑（冊府作三月詔），「設官分職各有司存，銓衡既任於吏部（冊府作曹），除授寧煩於宰職（冊府作執），但所司注擬申到中書，過（冊府作通）驗酌量，苟或差舛，難可書（冊府作盡）定。近年除授，其徒實繁，占選部之闕員，擇公（冊府作切）當之優便，遂致（冊府作使）三銓注擬

之時（冊府作閒）皆曠職務。且以宰相之（冊府作所）任提舉百司（冊府作辟），唯務公平無私，方致漸臻有道（八字冊府作「將致無私克臻有道」），應天下州府令錄並委吏部三銓注擬，自天祐二年四月十一日已後，中書（冊府作中書門下，在自字上）並不除授。或諸薦奏量留卽可施行（或以下冊府作「或有諸道薦守量留據狀詳度可否施行。」）庶各司其局，免致紊隳，宰相提綱，永存事體。付所司（三字，冊府作「從宰臣所奏也。」）。」冊府六三二同，會要七四文略。

五代繼統，方鎭割據之局如故，卽離心力之發展未遏，地方官員非出奏請正授卽是權宜差攝矣。

按：冊府六三二：「後唐莊宗同光二年三月中書門下奏：糾轄之任，時謂外臺，宰字之官，古稱列爵，如非朝命，是廢國章。近日諸道多是各例（列）官御（銜）便指州縣，請朝廷之正授，樹藩鎭之私恩，頗亂規程，宜加條制……」。又同月「中書門下奏：……其州縣官任三考滿卽具闕申送吏部格式侯勅除銓注，本道不得擅差攝官輒替正授者。從之。」則此時情形至少不比唐末爲佳。又「四年二月左拾遺李愼儀吏部員外王松上表云：諸道州縣皆是攝官，誅剝生靈，漸不存濟。」

以上所論乃君相收權與地方擅權致吏部銓選權大爲削弱底於式微也。又縣令親民之官，最關吏治，錄事參軍糾察屬縣，實爲州府綱紀，故開元以來君相卽常下于令錄之選任；至貞元元年又勅清資常參官每年各舉選人堪任令錄者一人，吏部依資注擬；九年乃令諸尚書左右丞及吏部侍郎會同試問；

冊府六三〇：「貞元元年三月勅：宜令清資嘗（常）參官每年於吏部選人中各舉一人堪任縣令錄事參軍者，所司依資注擬 便於甲歷具所舉官名銜仍牒報御史臺，如到任政理尤異及無（？）贓犯……所司錄舉官姓名聞奏，當議褒貶；仍長名後二十日內舉畢，仍永爲嘗（常）式。」

又：「九年……十一月，制以冬薦官，其令諸司尚書左右丞本司侍郎引於都堂訪以理術，兼試時務狀，……定爲二等，並舉姓名錄奏，仍令御史臺一人監試。如授官有課效尤著及犯贓不任者，仍委御史臺及觀察使聞奏，以殿最舉使。」

元和二年又詔委臺省長官節度觀察各舉堪任江淮大縣令者，蓋得隨時集注；四年乃詔仍分入三銓注擬，稍復舊章也。使內外官薦舉，本是善政，然不免謬舉多僥倖者，故十三年詔停薦舉。

冊府六三一：「憲宗元和二年正月制曰：江淮大縣每歲據闕委三省御史臺諸司長官節度觀察使各舉堪任縣令，不限選數，並許赴集……如有能否，與元舉人同賞罰。」

又：「四年正月中書門下奏……中外所舉縣令並依表狀十月三十到省，省司精加磨勘，依平選人例分入三銓注擬。……時集望停。從之。令長親人之吏也，比以資授，多才不稱官，故令庶僚舉也，上才或不屑就，受薦者多不出其類，徒以未涉資序，遂起踐優，論者以爲啓倖門，故稍復舊制焉。」

又：「十三年六月停每年舉薦縣令。」（十一年尚有一條申明坐罰，文長不錄）至太和七年蓋深感令錄之重，吏部注授多不得才，諸道奏請勅除亦長僥倖；乃令天下諸道州府每年於本道州府常選人中舉堪任令錄者具課績聞奏，仍付吏部試問時務理人之術，優與注擬；政績優劣，獎懲舉主。

冊府六三一：「（太和）七年五月中書門下奏：國之根本繫於生靈，……親人之切，無如縣令；……又錄事參軍糾察屬縣，課責下僚，一郡紀綱，藉其提舉；若曰令吏曹注擬，無由得盡人才，眞僞難知，貪廉莫辨。……去年吏部舉（？）請令郎官御史等舉薦勘（堪）爲縣令錄事參軍者，雖有保任之言，殊非責成之道。臺省官……既非得於任官，未必究其事實，豈若考績效於理所，聽善惡於甿謠，……臣等商量，望令京兆河南尹及天下刺史各於本府本道嘗（常）選人中揀堪爲縣令司錄錄事參軍人各具課績才能聞薦，其諸州先申牒觀察使都加考覈，申送至吏部。至選集日，不要就選場更試書判，吏部尚書侍郎引詣銓曹試時務狀一道，訪以理人之術，……取其理識優長者以爲等第，便於大縣及難理處注擬，仍取稅五萬貫以下縣注授；卽免盡占嘗選人闕員。其刺史所舉縣令錄事參軍如幷有人人得上下考（略）者便優與改進……如所舉縣令錄事參軍犯贓一百貫已下者，刺史量削階秩，一百貫已上者移僻遠小郡，觀察使望委中書門下奏聽進止。……可之。」

按：此種方法頗類漢代郡國察舉制度，既可對常選人之行政經驗與才幹能有較深刻之認識以免吏部全權注擬之病，而諸道州府所薦並非卽補本道州府之官闕，亦免自擅一方任用私人包庇廻護之弊。若在盛隆之世，必能成爲經制，惟其時地方勢力已强大難馭，朝廷雖屢次詔敕禁約諸道不得隨意奏授官闕，但其效未宏，已詳前論，則此詔雖行，亦未能使諸道各屬所欲暫息奏請也，惜哉。

綜上考論，唐初吏部銓選之權極重，其後稍漸削弱，軍興之後遂一蹶不可復振。此其故雖由君相侵權，與諸司諸使諸道州府之奏請勅授，上收下擅，吏部不能自振；然吏部銓選制度之本身亦極有可議之處。夫「選曹以檢勘爲公道，以書判爲得人。」（劉嶠語）循資觀文，以定留放，至於德行政事無以審鑑，欲得良才，實所難能。故自高武開元之世有識之士已多論議，而魏元同張九齡言之尤切。

會要七四：「垂拱元年七月，鸞臺侍郎兼天官侍郎魏元同以吏部選擧不得其人，上表曰：漢諸侯得自置吏四百石以下，其傅相大官則漢爲之置，州郡椽史督郵從事悉任之牧守。爰自魏晉始歸吏部，遞相祖襲，以迄於今，用刀筆以量才，案簿書而察行，法令之弊由來久矣。……今選司所行者非上皇之令典，乃近代之權道，所宜遷革，實爲至要。且天下之大，士人之衆，而可委之數人之手乎？假如平如權衡，明如水鏡，力有所極，照有所窮，銓綜旣多，紊失斯廣，……加以厚貌深衷，險如溪壑，擇言觀行，猶懼不勝。今使考行究能，折衷於一面，百寮庶職專斷於一司，不亦難乎？……裴子野有言曰：官人之難先王言之尚矣，居家觀其孝友，鄉黨取其誠信，出入觀其志義，憂難取其知謀，煩之以事，以觀其能，臨之以義，以察其度，始於學校，掄於州里，告諸六事，而後貢之於王庭。其在漢家，尚猶然矣，州郡積其功能，而爲五府所辟，三公擧其掾屬而升於朝廷……一人之身所關者衆，一賢之進，其課也詳，故能官得其人，鮮有敗事。晉魏反是，所失宏多。子野所論區區之宋耳，猶謂不勝其弊，而況於當今乎。今不待州縣之擧，直取於書判，恐非先德行而後言語之意也。……今國家不建長久之策，爲無窮之根，盡得賢取士之術，而但顧望魏晉之遺風，留意周隨之末事，臣竊惑之。伏願依周漢之規，以分吏部之選，卽望所用精詳，鮮於差失。」

同上：「開元三年，右拾遺張九齡上疏曰……臣以爲吏部始造簿書以備人之遺忘，今反求精於案牘，不急於人才，……可爲傷心。凡有稱吏部之能者，則曰從縣尉於主簿，從主簿於縣丞，斯選曹執文而善知官次者也。唯論合與不合，不論賢與不賢，大略如此，豈不謬哉！……夫以一詩一判定其是非，適使賢人君子從此遺逸，斯亦明代之闕政，有識者之所嘆息也。」

安史亂後，明智之士亦有議革，要不出元同九齡此論之範圍矣。自肅代至元和，雖諸道州府奏請日滋，而朝廷於重擧舊章並未採取積極態度，且令臺省常參官及節度觀察擧堪任令錄者委吏部注授，良有以也。寶歷以後，蓋鑑於地方離心力日强，將至不可控制，故屢下詔勅，期復吏部選權，然於煩劇之任亦不能不承認「吏部所注或慮與事稍乖」，特許地方長官例外奏授矣。至太和七年乃折衷吏部注擬與諸道奏授之利弊，更詔令諸道州府於本道州府常選人中擧堪任令錄者，付吏部注擬於他地任官，則亦庶幾漢代郡國察擧之制矣。若在盛唐，必當有益吏治，行之能久；惜乎此時內則宦官干政，外則方鎮擅權，政府不能自振，雖有良法美意，終不勝方鎮之奏授矣。夫天下大小官吏盡歸中央除授，此制之唯一作用與優長在能收中央集權之效，而其弊害乃不可勝言。方國家盛時，此制有害吏治，而無所用其優長；及安史之亂，政局突變，一兩年間大一統之國家一變而呈分崩割據之局，此制之所優長亦不能有以發揮。故此制本身非一優良制度，又遇政局突變，其日見削弱底於式微，宜矣。

兵部職權之失墜

唐代之前期兵部實掌兵馬軍政，諸凡六品以下武官之選授，兵馬甲仗之簿籍，與夫內而三衛外而將帥節度鎮戍諸府（折衝府），皆總領之，故權隆而職煩。此並已詳前論。軍興之初，雖選權大削，然舊日規模尚畧見存，此觀于邵之言（見前引）足可知之。大曆以後，其權漸爲宦官所移奪。蓋其時府兵彍騎之制早廢，代之者在中央則有禁軍，在地方則爲方鎮兵。自至德至代宗初年，李輔國程元振皆以宦者相繼判元帥行軍司馬，專掌禁兵，魚朝恩繼之爲天下觀軍容宣慰處置使，亦專典神策軍（參看舊書一八四宦官傳），彼輩皆干專朝政，威動一時，自然擅領兵籍，不樂下屬於兵部。

按：此實當然之發展，檢會要七二京城諸事條：「貞元四年八月敕，左右羽林軍飛騎等，兵部召補，格敕甚明，軍司不合擅自違越，自今以後不得輒自召補。」

同條又云：「開成三年九月勅，左右神策軍所奏將吏改轉，比多行牒中書門下，使覆奏處置。今後令軍司先具聞奏，狀到中書，然後檢勘進覆。」是軍司自擅軍籍自調將吏不關兵部之明徵也。又舊書一三五王叔文傳：「謀奪內官兵柄，乃以故將范希朝統京西北諸鎮行營兵馬使，韓泰副之。初中人尚未悟，會邊上諸將各以狀辭中尉，且言方屬希朝，中人始悟兵柄爲叔文所奪，中尉乃止諸鎮無以兵馬入。希朝韓泰已至奉天，諸將不至。」可見禁軍全歸宦官調度，不關兵部。至於方鎮多自割據一方，否則亦出禁軍指授，其將校簡調無論事實上與形式上皆與兵部無涉。

按：舊書宦官傳：「自貞元之後，威權日熾，……藩方戎帥必以賄成。」又舊書一六二高瑀傳：「自大曆已來，節制之除拜多出禁軍中尉，凡命一帥必廣輸重賂，禁軍將校當爲帥者，自無家財，必取資於人，得鎮之後，則膏血疲民以償之。及瑀之拜（太和初拜忠武），以內外公議，搢紳相慶曰，韋公作相，賃帥鮮矣。」堪爲宦官傳之注足。此猶可謂宦官操縱，然形式上或仍歸兵部也。復考冊府六三一：「長慶二年三月詔曰……又有諸道薦送大將或隨節使歸朝，自今已後宜令神策六軍使及南衙嘗（常）參武官，具由歷並前後功績牒送中書門下，若勳伐素高，人才特異者量加奬擢。」方鎮內繫中尉，見於明詔如此，則卽形式上亦不歸兵部矣。

宦官「內則參秉戎權，外則監臨藩嶽。」（舊宦官傳）建中之年已有「尺籍伍符不校省司」之語，則「戎官不知兵籍」也久矣。

按：舊書一九〇下劉蕡傳，對策曰：「今則不然，戎官不知兵籍，止於奉朝請，六軍不主兵事，止於養勳階，軍容合中宮之政，戎律附內臣之職。」此論最明切昭著，惟在太和二年，時代較後。復考舊書一二三班宏傳：「遷刑部侍郎，兼（京）官考使。時右僕射崔寧考兵部侍郎劉迺上下。宏駁曰，夷荒靖難，專在節制，尺籍伍符，不校省司，夫上行宣美之名，則下開超兢之路……因削去之。」時在建中三四年，會要八一考上作貞元八年誤也（詳拙作唐僕尚丞郎表卷十八）。是兵部失權當早在大曆中矣。

其所掌知者，惟承旨（？）及雜事與夫徒存虛名之三衛與鎮戍折衝府而已。故職事最

閒，然侍郎之官本重，故用爲翰學判使之底官矣。

按：舊書一三〇崔造傳：「貞元二年正月……守本官（給事中）同平章事……乃奏……請……尚書省六職令宰臣分判。……宰臣齊映判兵部承旨及雜事，宰臣李勉判刑部，宰臣劉滋判吏部禮部，造判戶部工部。」會要五七同。此次造請改制，盡廢度支鹽鐵使歸於戶部，且以宰臣兼判六郎，欲以加重尚書省之職權以期恢復舊章。宰臣分判六部，而兵部下特標「承旨及雜事」數字，乍觀此文令人不解，詳審思之，實亦有故，蓋各部舊章職權皆可恢復，惟兵部之權爲宦官所移奪，雖宰相亦莫之何，只好任之，故齊映判兵部，實際只能判「承旨及雜事」耳。

又會要五九：「元和六年八月，中書門下奏：得兵部侍郎許孟容等狀，當司准六月二日減官員及釐革三衛等。應管京官及外官共三千三百二十九員，京官七百六員……又在中書門下兩省御史台左右神策及諸軍諸使挾勅驅使，員闕至少，難議停省，並請仍舊。外官二十（當作千）六萬（當作百）二十三員，所管諸府自折衝以下總無料錢，例多闕乏，空有府額。其鎮戍官等或有任者，不過數員，……伏請存舊例。六番三衛都四千九百六十三人，縱使分番當上配役處多移牒勘，會須得詳，請續商量聞奏。勅旨依奏。」按其時天下內外武官當不下十萬，兵部所管不過三千餘員，且三衛鎮戍折衝府均已有名無實，則此時兵部之失權可知。

兵部失權如此，故最爲閒曹。舊紀，會昌三年七月宰臣奏請李回奉使河北三鎮，又云「若以臺綱闕人（時回爲中丞），卽兵部侍郎鄭涯……雖無詞辯，言事分明，官重事閒，最似相稱。」冊府一三六同。「官重事閒」最足形容當時兵侍之實況，故以此充翰學判使職，亦有同平章事者，並詳拙作唐僕尚丞郎表。

民國四十一年十一月於楊梅